

OLÉ 復刊號

西語系系列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出版
2009.2 月

前言

吳寬 主任

令人歡喜，經過多年的沉寂，我們的系刊 *OLÉ* 終於又問世，再次體現師生之間的通力合作精神。此次的編輯首先要感謝忙著撰寫第二個博士論文的林盛彬老師的熱心幫忙，系友及碩士班幾位同學的幫忙採訪、撰稿，刊物內容一如我們系上之傳統：陽光、豐富多元。

記得上次出刊時是白方濟老師擔任系主任的時候，刊物改稱 *FORMOSA*，內容涵蓋了各種面向，但是與先前的 *OLÉ* 系刊差異是並未納入學生西文習作，這次我們也因為一些因素，這個部份也開天窗，下一期或許可以補足。

如果你仔細觀看 *OLÉ*，我們勾勒一條求學與就業之隱型軌道。觸及系友及在學生，系友的經歷映出走過淡江的日子，學生的表現也揭露五虎崗的多元自由教育養成。我們希望這刊物是微型明鏡，為我們人生道路放射出璀璨光芒。

也祈願將來系所師生有更多值得喝采 *OLÉ*，*OLÉ* 的事!!

Agradecimientos

Después una larga pausa volvemos a comunicarnos con esta pequeña publicación, OLÉ, que nos conduce a reanudar los cabos sueltos con espíritu de equipo de trabajo.

Mis más sinceros agradecimientos a los profesores, entre ellos, Abel Lin, José Migel Blanco que en momentos muy atareados nos echan una mano. También a nuestras estudiantes de postgrados, Anita Huang, Elena An entre muchos, en entrevistar a los antiguos alumnos y editar la revista.

Ana Wu

目錄

朱全斌教授訪問後記	p.05
林盛彬教授訪問後記	p.09
盧廣仲訪問後記	p.12
台巴文化對蹠點—瓜拉尼世界的異國情調	p.15
聖地牙哥朝聖之路	p.20
Nombres de pila inapropiados (I)	p.24
Mi primer día en la universidad	p.25
西班牙詩歌中譯：論貝克爾詩歌中的時態與情貌	p.26
人們「口中」的唐吉訶德	p.37
人民的笑聲	p.40
西語國家遊學趣	p.52
施與受的歡	p.62

系友訪問篇



這是以前上學必經的克難坡

朱全斌教授訪問後記

研一 Anita 黃堯馨

幾次的 E-mail 往來後，我和朱全斌學長約十二月四號早上十點半，在師大路的南村落見面。從淡水往台電大樓的捷運上，我邊回憶著 Borges 筆下的南方，邊想著這是多麼巧妙的機緣，讓我能親自認識朱教授。

我們幾乎是同一時間到店門口的，學長親切地向我打招呼，還關心我是否吃過早餐。後來，我們在一家西式食堂中西廚房坐下，一邊喝著咖啡，一邊開始這次得來不易的專訪；約時間總是現代人苦惱的事。

訪談過後才知道當年學長的課外生活可是多采多姿：大一時他就加入話劇社，課餘時都在排演和練習，當時他們曾在南海路上的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與其他學校聯演多次，那時正就讀藝專的李安導演，也曾一同參與此等樂事。那個時候還未解嚴，有許多禁書和限制，譬如曹禺先生的劇本就是，不過他們的指導老師丁洪哲先生，私底下常選用一些改編的禁戲，這些青春學子才因而有機會接觸了另一面的色彩和背景。

那時候學長對戲劇充滿熱情，常常邀請系上的 Joaquín Pérez 老師一同看戲。沒過多久，便成了亦師亦友的忘年之交。後來這位恩師還幫助他準備西班牙留考，儘管進西語系前他只看過一部西班牙電影【不如歸】(Un rayo de luz)，內心卻非常嚮往在歐洲攻讀西班牙戲劇。但終不敵父母反對，而選擇到美國念電影。

就像我們現在也常常感到茫然罷，面對畢業後的職涯規劃，學長也曾自我懷疑過。但是他勉勵我們要試著在大學四年間，好好挖掘不同的興趣，去真正地認識自己。

學長回憶在美國求學時，對拉丁美洲裔的西文口音感到非常親切，因為他的大學老師 Marta 就是來自古巴，反而他遊歷西班牙時，還覺得聽不太懂當地的西文呢！

除了遇見很多拉美的朋友之外，在那裡他也進一步認識了美國學生的學習態度：他們和老師說話都很直接，卻有種成熟的體現，特別獨立。其實 Marta 也是我的語練老師。我想歲月就像一張剪影，側寫了許多你忘記的風景。

談到現在的大學生與學長的求學時代有何不同，他認為以前的學生很在乎未來的出路。可能是那時的生活較不富裕，常常想著的就是念一門有飯吃的學問，而不是忠於自身的興趣，他們經濟大多獨立，而且也較為家裡著想。但現在的大學生環境優渥，許多學生都還不能負擔個人生活費，情感也多依賴，不過相較之下卻可以念自己喜歡的學科。他還說現在學生的態度常沒大沒小的。於是，我回問那和美國學生直接的作風有甚麼差別嗎？他說那些學子讓人感覺是獨立的大人，反之，台灣充斥著自以為是的小大人。聽到這番精闢的詮釋，讓我心底也反省了起來，身為西語系的學生，我們應該學習外國風氣的長處，而不是只看見外在，而不見內裡。

學長在美國第兩年時，卡特總統與大陸建交，那時候他的同學都不願意回來台灣，一心想在外地求發展。他說也不能算是基於民族意識，因為在美國學傳播的人不好討工作，所以畢業後他就回國就業。回台後，他寫了一封信給當時中視的總經理梅長齡先生，萬沒想到梅先生就約見他，並安排他和另一個留美碩士在節目部工作。那個年代的電視台是半國營體系，做節目比較沒有商業壓力，撇開政治立場不談，媒體人可以做他自己相信的節目。因此學長曾製作許多好的兒童、社教和戲劇節目，還在中視立下夜間連線與晨間節目的創舉，並獲得「金鐘獎」最佳新聞性節目。

工作一段時間後，學長漸感失去挑戰性，於是他選擇辭退所有工作，到英國攻讀博士，重新開始。而在英國出發前一年，他與太太作家韓良露女士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在世界各地旅行，遊玩了四、五十個國家，光是歐洲就待了四個月，他形容那段時間像是一節輕鬆喜悅的課，在那之後，他又帶著飽滿的精力在英國重為學生。在英國求學的這段期間，他說那是人生的轉捩點，而且他一直很嚮往在歐洲生活，

那四、五年的生活經驗總算實現了一個青春的夢想。

取得傳播與媒體系的哲學博士後，學長返台在元智大學教書。當時適逢公共電視台開播，所以他又辭掉教師一職，任公視副總經理。然而行政的工作遠多於實務操作，不符興趣，一年後他又回到校園，任元智資傳系主任。由於他內心還是比較鍾愛人文藝術，於是在因緣際會下，又轉往台灣藝術大學任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教授至今，其間並曾擔任了三年的傳播學院院長。他的學生很多都在拍片、創作，每每見到他們的作品，他都與有榮焉。

學長對自己職涯的看法很特別，他說三十多歲時，覺得教書是 Job(工作)，如果外面沒接 Case，就會覺得生活停滯無趣，不過現在他覺得教書是 Career(志業)，很享受這份工作。聽他這樣講著，就好像從另外一個山頭傳出般，完全是另一種心境，需要多少高度和體驗才能有這番體會！

訪談中間，我請教他西語系學生的第二專長，通常長輩都會鼓勵我們多學一門學科，他卻說那是一種以功利的角度來看待事情，不該是為了找工作而擁有其他的專長，反而是要自己培養不同的興趣。我也問了一些有關媒體人的問題，他告訴我說很多節目雖然表面風光，其實都是虛的，不能成為信仰。在這個圈子需要不斷地適應變化，尤其是當你接觸形形色色的人時，人際智商(EQ)就特別重要。我想人不能盲從，不要總是一味地什麼都去相信，那些別人施加給你的對，亦或是錯，應該往自己內心裡頭看，了解自己的獨特需求。

這一早上下來，學長不斷地強調每一個人都該自我認識，他還推薦了一部將要上映的電影【阿拉斯加之死】，裡頭便是講述一個年輕人做了一場自我認識的旅程。

此外，他也說除了瞭解個人獨特生命的意義之外，更該重視追求自我的前提，那就是情感、經濟與人格的獨立。言談之間，他對學弟妹的期許不只遠大，而且對這些看法無比堅定。

最後，我請他為自己的人生做一番解讀，他說：「不斷地尋找自己的生命課題與任務」。還多補充了幾句，我們的面對生命的態度應該要有意識、有誠意。不要因為演不好一個符合社會需求之「外在我」的角色，而感到不安、忐忑，而是要勇敢地追尋真正的「內在我」。訪談過後，我向學長答謝後道別，這次訪談下來，他真的挹注了我很多活力。有人說：「在 25 歲以前，如果你沒有夢想，那麼你的人生也是這樣而已；反之 25 歲以後，假如你還懷抱很多夢想，那麼你也是這樣而已。」我想這句話只是打個小比方，每個人都該擁有一個與他人接近卻又獨特的小宇宙，不論年齡與性別，都該對這生命有著期待，內在永遠善良和美麗。

朱全斌教授現職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專任教授。



業界主要成就：曾任財團法人公共電視基金會副總經理（1998，4 月-1999，7 月）受公視小組委託，企劃製作長達三季之公視節目「媒體面對面」，係一深入討論媒體問題與趨勢的新聞性座談節目（1990-1991）。為中視企劃製作深夜時段連線之新聞性節目「今夜」，並贏得金鐘獎最佳新聞性節目（1988-1989）。為中視開闢晨間時段，製作長達兩小時之連線新聞性節目「今晨」、「我愛早晨」（1989-1991）。為台視製作單元性戲劇節目「台視劇場」，並入圍最佳單元劇金鐘獎（1986-1987）。中國電視公司編制內製作人（1979-1982），曾企劃製作新聞、戲劇、紀錄、兒童、益智等多種類型節目，其中並包括三台聯播之文化性節目「美不勝收」，榮獲新聞局宋局長特頒獎金、金鐘獎入圍及紐約國際電影電視節目展銀牌獎。

林盛彬教授訪問後記

研一 Elena 安純 著

2008年12月13日，一個冬日的和煦午後，我來到林盛彬老師堆滿藏書的研究室，採訪老師先前於法國巴黎第四大學進修的相關經驗。

關於法國巴黎大學的設備制度與其學術研究

在法國巴黎，大學之間互相修課的制度十分完善與便利，可憑任一大學的學生証至各大學選擇有興趣的課程修習或是旁聽，學風非常自由開放。若選擇修課，則需繳交學分費，學分可列入計算；若選擇旁聽，在徵得任課老師同意後，可直接到課堂上聽講，座位採取先來後到制，學分不列入計算。至於校園管制方面，在巴黎，進入大學校園一定要出示學生証或是相關單位的證件，否則無法進入校區。

關於教學方式，老師所研習的課程多以較傳統的方式授課，教授在台上講課，學生們在台下勤做筆記。如巴黎第四大學的藝術史課程於課中播放幻燈片，以幻燈片講解課程內容；社科院的當代中國思想課程則以摘要文章方式發講義給學生，對於中英文講義內容，教授會直接用法文講解，由兩位教授互相補充課程內容，接著由學生提問。在社科院的研究所課程，同學們均踴躍提問，在課後也可以找老師問問題或是一起到外面喝咖啡，大約半小時左右，但課後時間的會談內容沒有設限於課堂內容，談論的範圍較為廣泛。此外，老師也提及多年前他於西班牙大學部修課時，教授在第一堂課會發講義，提供相關書目並就其章節內容逐一評論與建議，便於同學們到圖書館或到特定書店購買相關資料。巴黎第四大學的碩士課程則與西班牙大致相同，其間的差別則因於老師的授課方式所致。

在學習方面，法國學生對於學習抱持積極的態度，常主動到圖書館找尋課程的相關資料。在生涯學習規劃方面則與台灣學生有些微差異，西班牙與法國的學生在選擇攻讀的科目之後大都全力以赴，對於未來長遠的發展，無論是攻讀碩博士班或就業都有較明確的目標。這點差異與台法兩邊政治型態不同有關，法國地處歐洲又

為泱泱大國，與世上多數國家皆有邦交，所以擁有許多文化交流以及申請獎學金的機會，更可到其他國家實習或研究進修。如藝術考古學系的東方考古組有機會至大陸或是印度日本考古實習，這也是刺激他們學習的一大主因。同樣地，老師在西班牙修習史前史課程時，教授會詢問學生於暑假期間前往協助考古作業的意願，幫助清理挖掘出來的古物，藉此累積相關經驗，但這類工作經驗不列入學分計算；碩士班則有課程至博物館實習。

法國學術界的研究風氣很好，常有讀書會和演講。若有演講活動，相關單位會主動發 email 告知碩博士生、教授或是相關的研究人員，同時也會在特定佈告欄張貼，一些有興趣的業餘人士也會參加。至於碩博士生，無論在詢問教授問題、和教授相互溝通，或是到圖書館找尋相關資訊、寫作論文的方法方面，均以主動積極的態度做研究。

論文呈現方面，在法國做論文需提出自己的意見與批評(*crítica*)，所謂的批評指的是學理上的理性討論。在討論中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見，以學理的角度就他人的觀點提出討論或是補充其不足之處。西方學術傳統秉持對真理的探索精神，所以習慣用檢驗批評的方式，去面對學術、社會，乃至於人生問題，這就是西方學術進步的主要因素。不是期待大浪般的展現，而是期許聚沙成塔的累積。就國際學術會議的官方語言，通常不外英、法、德三種語言。在法國，學術性論文的引文要求也很類似，若原文資料為英、法、德之外的語文，也常被要求翻成法文。而且，在法國大學裡老師都用法文講課。

若西語系的學生要到法國進修，首先一定要學會法文，入學申請需附上法語能力證明，科系申請方面很自由，可依個人興趣選擇。如果希望能繼續西班牙語相關學習，可以考慮法國大學的西班牙語科系或是羅曼語系研究；若希望研究與中文或中國文化相關的科系，在社科院有中國研究、巴黎第四大學有考古藝術史學系東方考古組、巴黎第七大學有中文系...等。其他如電影、戲劇...等科系，有興趣前往法國進修的可上網查詢相關資料。

在林盛彬老師個人進修經驗方面，老師前往法國巴黎第四大學進修中國美學研究。老師希望從源頭研究中國美學，不過不同於其他中國學者從甲骨文或是人類學方面的假設著手，老師選擇研究已有文獻的先秦時期。在研究的過程中，中國的拼音系統與法文的使用為老師較困擾的部分，為了更加精進法文的使用，老師還前往巴黎市政府舉辦的語言學習課程進一步進修法文。此外，在以法文講解中國文化或其相關課程方面，也較耗費精力去深入了解，所以老師在課後都會到圖書館找相關資料閱讀學習。

給系所學生的學習建議

林盛彬老師鼓勵大學部的學生申請輔系或是雙修，做多方面的學習，在知識上有充實的管道，依自己的興趣以及考慮未來的發展來選擇輔系(雙修)的科系。若想專精於西語方面，必須主動閱讀有關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相關資訊，無論是在文學、藝術或是語言層面。

研究生則要主動學習、渴望知識，不要只專於自己論文的研究，要有廣闊的視野，多看多閱讀，把點的問題拓展成面的學習。碰到困難的時候要想辦法克服，抱怨解決不了問題，任何困難與挫折都是進步的契機。遇到問題時，先思考問題從何而來，找尋相關資料或解決辦法，也可以找老師請教溝通，千萬不要逃避排斥，以主動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克服。

感謝

最後，我想謝謝林盛彬老師在百忙之中特地抽空接受訪問，不厭其煩的回答所有的問題、分享人生的學習經驗，並對系所學生諄諄教誨，期許每一位學生都可以用主動積極的態度學習，在大學以及碩士生涯好好地充實自我。

盧廣仲訪問後記

研一 Anita 黃堯馨

2006年某個冬日早晨，我正鑽進板橋誠品的櫃檯結帳，赫然發現有幾張素淨的單曲 CD 整齊地擺在桌面，封面上歌手陳綺貞寫著「他只要他的眼鏡、和一隻吉他」，就是這番介紹詞讓我把那張【淵明】順道帶回家。三年過去，盧廣仲的歌聲已傳遍大街小巷，我們除了人手一張【100 種生活】榮耀淡江外，也可以藉他的例子作為一種學習的借鏡，和他一樣美麗地發夢。

我和 Remiel（廣仲）約一月八號號期末考後系辦碰面，並在吳寬主任的研究室進行訪談。雖然我想走老派的提問方式，不過一和 Remiel 講話就肆無忌憚地放鬆，他的人真的很有趣，但在側面了解他的行程有點擠後，便在有限的時間盡情地大問。

Remiel 是出生台南仁德鄉的好寶寶，那裡的大人都要早起勞動，所以早餐都吃得很飽，因此養成他天天吃早點的習慣，還記得有一年忘春瘋演唱會他就說：「吃早餐是一件很搖滾的事。」他很小時就在學鋼琴，也很喜歡唱歌，不過因為懶得做樂理作業，鋼琴課就不了了之。直到高中時表哥送 Remiel 一隻吉他，他才恢復與樂器聯繫。雖然他覺得刷吉他很快樂，但因為常出去蹦蹦跳跳，鮮少有時間坐下來好好地練習。

後來 Remiel 上了淡江電機，就住在男宿過著愜意、熱血的生活。卻沒料到大一就在騎機車時出車禍，腳還斷掉不得不住院修養，不過也就是這個時候，所有戶外活動被迫停止時，他在網路上買了一把吉他，靜養時慢慢地熟悉六條弦的律動，而隔年 Remiel 就一舉奪下淡江金韶獎的創作和獨唱冠軍。宛如勵志片的橋段，他接著又拿下政大金旋獎創作組冠軍和最佳人氣獎，更在比賽的過程中認識製作人鍾成虎，三年內出了三張單曲和首張專輯。

Remiel 成為創作歌手的演變史好快速，讓我想到他提到南部的步調真的比較慢，一個人住台北慣了，回家時都會覺得台南人走路好慢。而講起要兼顧工作和學

業的壓力時，Remiel 也說真的很難。回家的次數比以前少很多。不過他都盡量讓公司把通告排在下課後。他覺得做音樂創作，不像工作反而像是打工，因為他的工作是自己喜歡才去做的，是做他相信的事情。Remiel 常常和老闆討論他們的想法是否正確，對了才會去做。

課餘空閒時，Remiel 習慣在家裡玩電腦、彈吉他，我問他都什麼時候寫歌，他說有靈感的時候寫，沒有特定的時間，他也很喜歡去操場跑步，「操場」更和「早餐店」、「松濤自助餐」並列為校園裡他最喜歡的角落。他的人生觀其實就和跑步一樣，他說：「能跑多遠就跑多遠。」Remiel 並未訂立條列式的艱奧目標，只是去做他認為值得去做的事，一直做一直做。

這當下我正聽著【100 種生活】，Remiel 選擇西語系就讀一定也品嚐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氣味和氛圍，他說他來唸西文是因為覺得很酷，而且這裡的感覺真的很開心。其實在聽《Que te pasa 你在幹嘛？》時，我也很開心呢！只是他很多時後都在別的學校唱歌，他說在淡江表演特別親切，不過學校很少找他。（我們以後應該主動一點，讓 Remiel 多唱給淡江人聽嘛！）

訪談完畢後，我覺得「相信」對 Remiel 來說是很重要的，而且他會義無反顧地跑下去，不只是直覺支撐他的對錯，真心地感受生活才能唱出溫暖人心的歌。

系友分享篇



李雙澤「唱自己的歌」

台巴文化對蹠點—瓜拉尼世界的異國情調

新聞局局長室二等秘書 林禹貞

台灣與巴拉圭在地理位置上南北顛倒，左右相反，從台灣往地底打個洞，穿過地心後，會從巴拉圭冒出來，在地理學上稱為對蹠點。本人旅巴 5 年多，對巴拉圭仍有強烈的記憶，其中部分有趣片段，令人難以忘懷。文化是人類生活的全部，巴拉圭文化則是生活在巴拉圭土地上的人們，在原創文化及承續其母文化，並因應當地自然環境所發展出來的總體生活展現。

巴拉圭與台灣一樣，曾為被殖民國家，台灣曾被西班牙、荷蘭、中國、日本人殖民統治，留下許多豐富的文化資產；西班牙人於西元 1537 年在亞松森建城，而巴拉圭在 1811 年始獨立建國，深受西班牙文化影響。早期西班牙人移民拉丁美洲者多為單身男性，與中國曾僅開放「單丁」移民來台一樣，如果我們說台灣早期移民是「有唐山公，無唐山嬖」，那麼巴拉圭曾有段時間也可稱為「有西班牙公，無西班牙嬖」，西人與原住民的混血後代，就是拉丁美洲史上有名的「Meztizo」。至於當時的原住民阿嬖又是何種情況？

巴拉圭與台灣均擁有珍貴原住民文化，他們在台巴兩地同樣曾經遭受，或者至今仍面臨種族文化滅絕之危機，台灣現行原住民族為 13 族，依據 2002 年統計，巴拉圭全國有 19 個原住民族。早期歐洲探險者記載，瓜拉尼人非常擅於描繪，西班牙船員在與他們相遇的隔天，瓜拉尼人就在赤裸的全身上下畫了軍服，甚至連軍刀及刀柄流穗都畫在身上。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進入巴拉圭及巴西邊界之卡都衛部落 (Caduveo) 研究時，就被婦女身上繁複的繪圖深深吸引。

然而，許多歐洲探險者對新世界動植物之描繪只應出現在 Play Station，另外一群厭倦自身文化的西方人，則以幾近「宗教情懷」之方式，將新大陸形容成「創世紀天堂」，無論前者或後者，濃濃的「異國情調」(Exotico)，成為舊大陸對新大陸的想像。

巴拉圭原住民不只是「懶洋洋」民族，亦非柏拉圖理想國裡「穿著道德的外衣，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奔跑」、熱愛和平的民族。巴拉圭「姆巴雅」(Mbaya)是高傲的原住民族，甚至控制其他民族「瓜那族」(Guana)為農奴，而以身上緊緊包覆鳥羽聞名的查馬可可族(Chamacoco)，則是「姆巴雅」人所控有的最低階奴隸。有趣的是，李維史陀認為「姆巴雅」皇后，在服裝上就像 Lewis Carroll「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撲克牌紅心皇后，而黑桃、紅心、鑽石及梅花等撲克牌上的花紋，以及寬肩袍子、硬挺的衣服，加上鑲有黑白圖形等特徵，更是該族服飾之特色，而「姆巴雅」皇后最喜歡的是戰士帶回的人頭。

現今的瓜拉尼人予人崇尚和平及熱愛自然之形象，然而，當你問巴拉圭人吃不吃生魚片時，他可能如回答你「當然囉，因為我是 Guaygurú」，意思就是說「生人都吃了」！但千萬別認為巴拉圭人，是真的愛吃生魚片，因為不靠海的他們，將蝗蟲稱為「Langosta」(在其他國家是龍蝦之意)，而將真正的蝦子，則為「Bicho」(蟲子)。回到吃活人的「Guaygurú」，西人殖民初期有傳教士宣稱曾被瓜拉尼人囚禁數年，目睹瓜拉尼人舉行生吃活人的「加勒比盛宴」，瓜拉尼人所謂「勇士應死於敵人胃內，而不是讓土地之重量覆蓋在身上」的哲學，因而使殖民者膽戰心驚。

巴拉圭還有許多珍貴的原住民文化特色，有的民族如 Toba 族男女說不同語言，有的民族維持新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而不願與文明世界溝通，如數年前因酋長徒手與美洲獵豹搏鬥而死亡的 Ayoreo 族，就是亟需全球化體系世界對之許下「不侵犯」的共同承諾之保護對象之一。台灣原住民在漢文化結合資本主義體制之不斷擴張，傳統生活領域早已流失或深受衝擊；而在巴拉圭，原民面對的亦是森林砍伐、水源遭引於栽種黃豆、畜牧等用途，以及現代生活入侵傳統生活空間等危機，在此困境下，「還我土地」、「鑿井供水」、「發放播種種子」、「改善醫療資源」等，都是目前巴國原民最關切之問題，另外原住民族群內對外策略不一，亦常成為他們內部爭執點。

隨著白種婦女出現在拉丁美洲，在「Meztizo」後，出現掌握經濟大權的「土生白種人」(Criollo)，目前巴拉圭所流行之瓜拉尼語，並非瓜拉尼原住民語，而是「Meztizo」及「土生白種人」混合西語及 Guarani 語所創造出的語言，故稱為 Guarani Criollo，或 Jopara。巴拉圭是拉丁美洲唯一完全雙語國家，不論是在演說時、電視新聞報導時、交談時，兩個語文的切換均在自然情況下發生，這與台灣國語與台語、客語的情形有些相仿，西班牙語及國語是談話的語言，瓜拉尼語、台語及客語等，則是談心的語言、選舉的語言。

巴拉圭藝術受到歐洲母文化之影響甚大，然而，仍有其殊異之處。在舞蹈方面，巴拉圭早期統治者曾引入法國宮廷舞蹈，為後來匯流歐洲、原住民及黑人文化等元素，舞者服裝具西班牙風味，男女多人對舞中，男舞者會拍手、吆喝、彈指等，甫以男子響亮之口哨聲，極為熱鬧，女生則跳汲水舞、瓶子舞等。在台灣，舞蹈似乎是少數人的活動，我們有社交舞、學院派的芭蕾舞，以及年輕人的熱舞，然而，似乎並不存在一種人人可跳的主流「民俗舞蹈」。

在音樂方面，巴拉圭的民俗豎琴、吉他演奏技巧成就非凡，人才濟濟，許多聚會場合均會邀請「男音三重唱」、「男音四重唱」前往表演，演唱者兼彈奏吉他、四弦琴、電子琴等樂器，有時配以豎琴演出，無比熱鬧，此類團體之演唱曲目少有流行歌曲，均為經年累月，眾人耳熟能詳的歌曲。在流行音樂方面，巴拉圭與台灣搖滾樂發展狀況相似，均從傳唱西洋歌曲開始，繼而創作國語歌曲、西班牙語歌曲，然後，才有充滿創意的瓜拉尼語搖滾樂；這與台灣的台語及客語搖滾樂曲之出現歷程相似。

巴拉圭人在繪畫方面擁有極高的天賦，似乎強烈光線，線條分明的陰影給他們良好的視覺刺激，與大自然十分貼近，加上熱愛觀察的天性等因素，均有助於巴國人之美術發展。80年代前，巴國最主流的畫作是「寫實主義」，畫家變成觀注陽光、空氣、水的「自然哲學家」。今日，每位巴國畫家都要詮釋的主題是具有紅、白及

黃三種顏色，高聳獨立於鄉間的「巴拉圭風鈴木」(Lapacho)，這大概等於過去台灣畫家酷愛詮釋的淡水河邊，三合院或者榕樹下乘涼的景象。



巴拉圭人極愛喝啤酒，幾瓶冰冷的啤酒，加上談論足球，就可以消磨很多時間，對男人而言，對球隊跟意識型態上的左右派之忠貞，大概比對太太更不離不棄。在巴拉圭技巧地表達所支持的球隊是很重要的事，在球場坐對區域，在對的時候歡呼，則

是保命的先決條件。平常溫和的巴拉圭人，是經不起任何這方面的刺激，否則飛到你頭上的，不是狂飆而來的椅墊，就是裝有熱呼呼尿液的礦泉水瓶。台灣人對此種瘋狂的體育活動可是難以理解。

巴拉圭首都亞松森市曾被譽為全世界綠蔭最多的城市，到處都是樹，聽說許多街道之樹木在栽種時，還有考慮到穿插花期，深冬時開滿紅色的風鈴木花，隨之而來的是黃色風鈴木花，白色風鈴木是隱性植物，比較少見，須識途老馬才知何處有，有時須依地址按圖索驥，有時開車時忽迎面而來，讓人驚豔不已。然後是紫色藍花楹(Jacaranda)，天熱時，出現黃金雨及盾柱木(Palo Rojo)，盛夏時，滿地芒果，每一個果實都是直直地擊落，自開自落。巴拉圭人普遍有維護樹木的習慣，對樹木的常識也很豐富，尤其是建築師，他們認為，設計一棟屋子最重要的不是你設計什麼門面(Fachada)，而是種棵什麼樹來搭配住戶的門面。

巴國人跟台灣人最像的是喝茶，台灣人喝老人茶、喝珍珠奶茶，巴拉圭人喝「馬黛茶」，喝「鐵累累」(Terere)，「鐵累累」是冰飲馬黛茶，全世界大概只有巴拉圭人喝冰馬黛茶，你問巴拉圭人「你在喝冰馬黛茶嗎」(Mate frio)? 他會說，我不是在喝馬黛茶，我是在喝「鐵累累」。那「鐵累累」不是冰的馬黛茶? 「不是，我

不是在喝馬黛(Mate)，我是在喝『鐵累累』」。總之，馬黛(Mate)對巴拉圭人是指熱草茶，「鐵累累」才是冰草茶，而這草呢，西文叫「Yerba」，中文叫「馬黛茶」。

巴人隨時要喝馬黛茶，早晨起床先來杯配合體質的馬黛茶，這些配方大多是菊花、薄荷、尤加利葉之類的青草藥，跟台灣人重視體質屬性，以中藥材調整體質很像，只是巴拉圭人用的是生藥材，新鮮的或乾的，加上涼水或熱水即飲用，而我們的中藥材則須經特定泡製過程，然後煎服。

巴拉圭人最愛的是 Asadito，炭烤牛肉，而且做這道佳餚可是男人的事，這是巴拉圭草原、彭巴草原及巴西南大河州豪氣干雲的牛仔最重要的技能之一，拿起長刀串起牛肉，盡情得粗獷豪邁。巴國空間大，多數家庭均有烤肉區，或者烤肉架，每當接近週末，就是歡樂的時刻，那時刻到底是手錶上的什麼時刻呢？常常是晚上 12

點才吃得到第一口烤肉，那之前都在幹什麼？聊天大笑，聽音樂、吃個小香腸之類的，然後，朋友間總有人會唱唱歌，甚至帶吉他去彈唱，在星空樹影下，涼風徐徐，無限自在，優然自得的巴拉圭，你的包廂是蒼穹，你的侍者是朋友，你的伴奏曲，是沙沙的樹葉聲。



一個朋友曾在此場合說，人生一定要做的三件事是，「種樹、寫書、生小孩」，他說他沒小孩，所以拼命寫書及種樹，那我知道了，其他巴拉圭人是因為不寫書，所以拼命生小孩及種樹，那每天忙得不可開交的我們呢？

西班牙聖地牙哥朝聖之路

西班牙薩拉曼卡Salamanca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 石雅如

行囊基礎裝備：

一雙可以日行千里的好鞋（建議登山鞋，途中有溯溪）、大背包（睡袋、飲水、乾糧、塑膠袋、換洗衣物、雨衣或雪衣、禦寒手套、襪子、鋼杯、餐具）、醫療小包（剪刀、針、線、酒精、棉花、醫療用膠布和藥膏：處理因長途跋涉造成的水泡、消腫消炎藥、感冒藥）

注意事項：

路程規劃（依照個人體力規劃與沿途投宿處設置以每日 20-25 公里上下為佳，建議剛開始兩日的路程可以縮短一些）、申請朝聖通行證明書（可從法國、西班牙各出發朝聖路沿途教堂申請，需備護照）

其他資訊：

出發時間全年皆可，七月、八月日照較長、氣候穩定適合出發，但因正逢暑假，朝聖者絡繹不絕於途，可以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不過投宿點可能會因床位不足睡在地板上；若是要體會中世紀宗教心靈洗滌的朝聖者建議於春冬季出發，投宿點空無一人，美麗的田園風光可以獨享，但是刺骨冷風加上飄雨，幸運的還會遇到風雪。

羨慕每次看到外國人背著大大的背包自助旅行的身影嗎？其實你也可以，位於伊比利半島，從法國西南庇里牛斯山麓的松坡（Somport）出發，貫穿西班牙北部到西北部的聖地牙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全長約八百四十公里，從中世紀迄

今成千上萬的朝聖者踏過的路途，是最適合想進行安全又舒適、背著背包自助旅行的人。

除了鬥牛和佛朗明哥，天主教主要朝聖路線之一的「聖地牙哥之路」更是西班牙舉世聞名的一則傳奇。故事開始於西元九世紀西班牙西北部的小城，當時有一名牧羊人堅信自己看見一道奇異星芒，指向山上的靈柩台。在宗教至上的時代裡，消息流傳到主教耳裏，為消除惶惶人心便下令搜山，結果出現一具大理石櫃，主教遂宣布是耶穌使徒聖地牙哥在耶路撒冷被偷的遺體在此山顯聖，那座山也就是現今的聖地牙哥城所在地。朝聖的舞台就此揭幕。

一千多年來，不論是步行、騎馬或騎自行車，來自全球的朝聖者不絕於途。步行走完全程約需一個月，但也可以依照個人計畫進行中短距離的心靈之旅。一開始可以在啟程所在地的教堂申請一張類似通行護照的證明書（Credencial），上頭除了會標記出發點地名、朝聖者的姓名、護照號碼、地址等等個人資料以及選擇朝聖的方式外（步行、騎馬或騎自行車三選一），開立的教堂更是慎重其事的在上面押印日期和特定戳章。通行證明書上除了詳細註記沿途投宿站的所在與相對距離，更溫暖的寫著祝福文字。此外，通行證上最重要的用途就在上面寫著日期的空白格子，那是要給朝聖者在經過教堂或投宿站時要蓋戳章用的。當朝聖者抵達終點聖地牙哥大教堂時，可以憑通行護照佐證這段神聖的路程，在聖地牙哥大教堂的辦公處獲頒一張寫著朝聖者名字的拉丁文證書。特別要注意的事項是，步行者與騎馬者的最短取得授證資格距離是一百公里，而騎自行車者要兩百公里。

住的方面沿途有公設投宿站（Albergue）可供休憩，提供簡單的上下舖讓投宿者休息，有著乾淨的浴廁、廚房和投幣式洗衣機。費用則視個人而定，每個休息站登記住宿和加蓋戳章的地方都會有「隨喜箱」，充滿歷史感覺的小鐵盒有著來自世界各國的錢幣，裡面是滿滿的感謝。投宿站沒有販售食物，有些地方有自動販賣機提供汽水可樂等飲料。城市聚落多半會有小吧、小咖啡廳或是小餐廳，但為了預防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偏僻地段餓肚子，建議一定要攜帶戰備乾糧，最好是餅乾或

巧克力等高熱量食物，飲水絕對不可或缺，沿途上偶有山泉或飲水頭，但特別要注意上面標示是可飲用或不可飲用的。

西班牙以觀光聞名於世，明媚的風光自不在話下，聖地牙哥之路橫貫西班牙北部具有濃厚傳統歷史的省份，其中不乏國際知名的旅遊景點；如：每年七月舉辦奔牛節的邦浦隆納（Pamplona）、擁有聯合國文化遺產大教堂的布爾果斯（Burgos）、天主教王國時期的重鎮黎昂（Leon），最後當然是終點所在的聖地牙哥城。除了享受充滿異國風情的大城、小鎮，恬靜的田園景致更是值得在漫步中細細品味，有時是一望無際的田野，有時是成群放牧的牛羊，還有宗教氣氛肅穆莊重的小教堂，雅致的小橋墩等等；穿越一個又一個小小的村落，沿途多半是舒適平緩的，偶有丘陵和小山，或是遭遇小溪流，除非遇上氣候狀況不佳，旅途多半輕鬆。若是臨時有狀況體力不支，還可以碰運氣搭一小段順風車，對於千年來絡繹不絕的朝聖者來訪，居民充滿善意。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路陪伴著朝聖者的指示標記，有石刻小柱，也有藍底黃字的瓷磚，大半是朝聖路的象徵圖騰獬豸貝殼，有時變成當初傳奇開端的指引獬豸星星，或是一個簡單的箭頭，每半公里就出現一次，八百多公里下來可以見到各式各樣別出心裁的指標，提供旅途上的不斷驚喜。此外，當步行數日進入一定的進展節奏，你會發現身邊不期而遇的「伴侶（旅）」逐漸固定下來。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們，從陌生到熟悉，一起因為長途跋涉造成的腳底水泡哀號，一起加油打氣，最後大夥換取證書互道恭喜，快樂的群聚在大教堂許願，一起接受朝聖者彌撒的祝福，彌撒中會依據朝聖者登記資料一一唱名，聽到時的感動，就像教堂的大理石柱被千萬信徒按陷入數公分的掌痕一樣，深深的刻印在心中。

上路吧，向自己的心靈朝聖去！

老師與學生分享篇



淡江的轉化

Nombres de pila inapropiados (I)

José Miguel Blanco

Es costumbre entre los estudiantes taiwaneses de lengua española ponerse un nombre de pila español, como medio para familiarizarse con la cultura española. Por eso, a todos los estudiantes recién llegados a nuestro departamento se les plantea esta duda: ¿Qué nombre elijo? Los alumnos consultan listas de nombres y buscan uno que les guste, es decir, que les parezca bonito, que les suene bien, que sea original o, al menos, diferente a otros (en diez años he visto casi 300 nombres de pila distintos). Esta tarea a veces no resulta nada sencilla, por un lado, porque las opciones son muchas, y por otro lado, debido al desconocimiento y la distancia cultural. Así que es normal que los estudiantes tengan dudas, se encuentren algo desorientados y, en último instancia, busquen la opinión o el consejo de compañeros y profesores.

Sea como sea, lo cierto es que en ocasiones la elección del alumno no es del todo acertada. ¿Qué quiero decir con esto? Pues que no vale pensar que cualquier nombre es adecuado. En efecto, no sólo es importante que el nombre sea bonito, diferente u original, sino también que sea “apropiado”. Para mostrar lo que quiero decir, contaré una pequeña anécdota.

Hace un par de años, me encontré con una antigua alumna que acababa de regresar de España, donde había estado estudiando español durante una temporada. Al verla de nuevo en Taiwán la saludé y le pregunté: “¿Qué tal por España?” Ella me contestó: “Muy bien, pero tuve un pequeño problema con mi nombre”. Enseguida le pregunté curioso: “¿Que té paso?” Entonces me contó lo siguiente: “Pues que en España todo el mundo me decía que tenía un ‘nombre de abuela’, que ningún joven se llamaba así ahora; así que al final decidí cambiármelo”. Un poco sorprendido, le volví a preguntar con interés: “¿Ah, sí? ¿Y cómo te llamas ahora?” Y me contestó: “Ahora me llamo Lucía”.

Esta chica antes se llamaba Josefina. Durante toda su vida de estudiante de español en Taiwán ella se había llamado Josefina. Todos la conocíamos por ese nombre hasta... hasta que fue a España y le dijeron que Josefina era un nombre de abuela, o sea, un nombre anticuado y pasado de moda, y que era mejor que se lo cambiara por otro más adecuado para una chica joven y moderna como ella.

Lo que le pasó a Josefina, perdón, a Lucía, es una muestra de que algunos nombres son más adecuados que otros, especialmente para los jóvenes españoles. Con lo cual en Taiwán nos surge otra duda a la hora de elegir: ¿Qué nombres son apropiados y cuáles no? Os daré algunas ideas al respecto.

Antes de elegir un nombre español, es interesante consultar primero las estadísticas oficiales de los nombres más comunes entre los españoles. En la Secretaría del Departamento de Español disponemos de dos listas, correspondientes al año 2007 (realizadas en España por el INE,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En una de ellas aparecen los 100 nombres de varones y los 100 nombres de mujeres más comunes, ordenados de mayor a menor frecuencia. Así, por ejemplo, los diez nombres de mujer más comunes hoy día en España son: 1. María, 2. María Carmen, 3. Carmen, 4. Josefa, 5. Isabel, 6. María Dolores, 7. Ana María, 8. Francisca, 9. Dolores, 10. María Pilar. Mientras que los diez nombres de varón más comunes son: 1. Antonio, 2. José, 3. Manuel, 4. Francisco, 5. Juan, 6. David, 7. José Antonio, 8. José Luis, 9. Jesús, 10. Javier.

Sin embargo, entre esos 200 nombres todavía aparecen, obviamente, algunos “nombres de abuelas y abuelos”, como Josefa, Dolores o Francisca. Por eso, al mismo tiempo, resulta conveniente consultar la otra lista, donde se muestran los 100 nombres de niños y

los 100 de niñas más comunes entre los recién nacidos. Así, por ejemplo, los diez nombres de recién nacidos más comunes en España son: 1. Daniel, 2. Alejandro, 3. Pablo, 4. David, 5. Adrián, 6. Álvaro, 7. Hugo, 8. Javier, 9. Diego, 10. Sergio. Mientras que los diez nombres de las recién nacidas son: 1. Lucía, 2. María, 3. Paula, 4. Sara, 5. Laura, 6. Claudia, 7. Irene, 8. Marta, 9. Alba, 10. Carla.

En cualquier caso, ante la duda lo mejor es consultar a alguien que conozca bien este aspecto social y cultural de los nombres de pila españoles. En otra ocasión hablaré de nombres que los nativos no pueden elegir según la Ley (en España y en otros países hispanos). Por cierto, otros nombres que los españoles considerarían anticuados o pasados de moda, es decir, “nombres de abuelos y abuelas” (incluso de bisabuelos y bisabuelas) serían, por ejemplo: Adelina, Avelina, Benita, Blas, Cleto, Damián, Dionisia, Faustina, Federico, Federica, Fidel, Fidelia, Jacinta, Jacinto, Josefa, Justina, Lino, Macario, Manuela, Serafina... ¿Os suenan?

Mi primer día en la universidad

Luis Yu

現任中央社記者 余仲達

Noviembre de 2004

Aún recuerdo muy claramente que cogí el metro para llegar a la Universidad de Tamkang en mi primer día de clase. En el camino a Tamsui, estaba tan nervioso que me empezó a doler el estómago. Como nunca había estudiado en Taiwán, no sabía cómo eran los universitarios de este país, tampoco conocía el estilo de enseñanza que tenían los profesores. De modo que me sentía bastante incómodo porque no sabía absolutamente nada sobre el ambiente nuevo al que me tenía que acostumbrar. Aunque tardé casi una hora en llegar a la estación de metro de Tamsui desde donde vivía, sentí que el tiempo había pasado extraordinariamente rápido. Al salir de la estación, comencé a caminar hacia la universidad y me costó más o menos quince minutos llegar a la entrada principal de Tamkang. Pensaba que me iba a desmayar porque no soportaba el terrible calor que hacía ese día, pero a pesar de eso estaba ansioso de conocer a mis compañeros de clase, así como a los profesores.

Cuando entré por las puertas de la universidad por primera vez, no podía creer lo que veían mis ojos: nunca en mi vida había visto a tanta gente en un lugar tan pequeño. Durante los descansos, había tanta gente en los pasillos que era casi imposible caminar de un sitio a otro sin tropezarse con alguien. Los baños siempre estaban llenos de personas y nadie hacía cola. Me sentía como una hormiga en un hormiguero, creía que me iba a volver loco en cualquier momento. Cuando llegó la hora del almuerzo, no pude encontrar ningún lugar para comer, porque todos los restaurantes estaban tan abarrotados que ni se podía encontrar una silla para sentarse. Así las cosas, sin tener otra alternativa, compré algo para comer en uno de los muchos 7-Eleven que hay alrededor del campus.

Pues bien, pensando que ya había experimentado lo peor, me presenté contentamente a la clase de Gramática con muchísimas ganas de conocer a mis compañeros de clase. Pero después de entrar en el aula, me costó menos de cinco minutos descubrir que la pesadilla todavía no se había acabado. Estaba muy decepcionado porque me di cuenta de que la mayoría de los alumnos se comportaban increíblemente inmaduros, y sus conversaciones

consistían en temas tan infantiles que yo dudaba si ellos poseían las habilidades necesarias para funcionar como universitarios productivos. Ellos no solamente comían en clase sino que también se atrevían a hacer llamadas con sus teléfonos celulares. Es más, a pesar de que la profesora ya había empezado a explicar el contenido del curso, ellos no cesaban de charlar. Actuaban incluso como si la profesora no estuviera allí. Al principio yo pensaba que ella se iba a enojar con los maleducados, pero se negó a enfrentarse a ellos y continuó con la clase con una sonrisa en su cara, ignorando la falta de respeto de los estudiantes. En cualquier caso, yo trataba de oír lo que ella estaba diciendo, pero no se podía entender nada por la bulla que había en la clase. Encima me dio un dolor de cabeza horrible ver lo que estaba pasando. Yo no podía hacer nada para cambiar la situación, por tanto decidí cerrar mis ojos para descansar un poco. Cuando me desperté ya se habían ido todos; me alegré muchísimo porque era como si me hubiera despertado de una horrible pesadilla.

En definitiva, mi primer día de clase en Tamkang fue realmente una experiencia horrorosa, lo considero como uno de los días más inolvidables de mi vida. Sin embargo, ahora que ya llevo estudiando en Tamkang un poco más de dos años, me he acostumbrado a casi todas las cosas que no soportaba antes. Además, me he dado cuenta de que la mayoría de mis compañeros de clase son muy agradables y trabajadores. Aparte, en estos dos últimos años he aprendido que uno no debería quejarse todo el tiempo del ambiente que le rodea, sino que debería tratar de adaptarse a las tradiciones y costumbres de una cultura nueva. En fin, estoy seguro de que no hubiera sufrido tanto si hubiera entendido esto cuando llegué a Tamkang por primera vez.

西班牙詩歌中譯：論貝克爾詩歌中的時態與情貌

研三 Carlolina 蘇怡姍

西文時態—西語動詞有三式：陳述式(modo indicativo)、虛擬式(modo subjuntivo)、命令式(modo imperativo)，本節就陳述式的時態(tiempo)作探討，翻譯時需注意下列面向¹：

(一) 完成性動詞(verbo perfectivo)與未完成性動詞(verbo imperfectivo):可大致分類為行動時間短暫的完成性動詞，如(nacer、saltar)，或是不限時間行動持續的未完成性動詞，如(querer、saber)，判別動詞類別是為瞬間、持續、還是反覆的動作，或者表示行動的開始與完成，有助於精確譯文。

¹孫義楨編,左秀靈校正(1997),《西班牙語實用語法新編》,台北:建宏出版社,頁 204-206

(二)完成時(tiempo perfectivo)與未完成時(tiempo imperfectivo):完成時—表明已結束的動作，如複合時(tiempo compuesto)，未完成時—側重動作的持續，淡化起迄時間，如簡單時(presente)。

(三)絕對時(tiempo absoluto)與相對時(tiempo relativo): 絕對時—以對話當下的時間為基準，時間標示明確，於說話時刻同時發生的動作即為過去的動作，於說話後方才發生的動作則為將來的動作，如陳述式現在時(presente)、簡單過去時(indefinido)等時態。而相對時—無標示明確時間，需輔助時間副詞如(cuando)以及其他動詞完成動作表態。

中文時態—稱為情貌，指語言表現不側重現在、過去和未來，卻又和時間性相關聯者。範圍界定有別於西語的式和時，由於中文的語言獨立性，無所謂「時」的規限可言，不似西語的動詞時態變化，僅佐以時間副詞以及動詞完成表述，如「我明天要去上海」標明未來動作，或「我正在看書」標明動作進行貌。²

1.譯為中文語法「完成貌」，常搭配譯字「了、過」，「完成貌」於中文語法概念中，僅表「回顧的現在」或「迄今仍持續的過去事件」，無所謂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分界，因而適用西文簡單過去時，以及現在完成時。

XXIX(53)

¿Cuánto duró? Ni aun entonces
pude saberlo;

(王譯): 有多久? 即或在那時

也無從知道;

(尹譯): 這樣過了多久? 就連當時

我也說不清楚;

²王力(1971),《中國語法理論》,台北:泰順書局,頁282。

(朱譯)：沉默多久？那一刻

誰也不知曉。

本詩前半段敘述男女雙方獨處時微妙的情愫，兩人貼進而坐，卻不發一語陷入沉靜，僅聽聞呼吸聲不卻知度過多少時光，原文(¿Cuánto duró?)疑問副詞搭配簡單過去式，所要強調者為動作所持續的時間為何，以尹氏譯法「過了多久？」為佳，動詞「經過」表明動作變化帶有持續性，搭配後綴「了」再加以詢問動作延續時間，表達「在這樣的情境下經過了多久時間」之意涵。

(筆者)：這樣過了多久？就連當時的我

也說不清楚；

XLV III(1)

Como se arranca el hierro de una herida
su amor de las entrañas me arranqué,
aunque sentí al hacerlo que la vida
me arrancaba con él.

(王譯)：我從心裡拔出了她底愛，

像自傷口中拔出了劍一樣，

雖則我感覺到這樣做，生命

也跟它一起拔除了。

(尹譯)：彷彿猛然一把利器從傷口拔出，

我將她的愛情從五臟六腑驅除，

儘管這樣做使我感到

生命也隨之化作烟霧。

由王氏譯文首句現在時(se arranca)和過去簡單時(me arranqué),以及過去未完成時(imperfecto)(me arrancaba)皆譯為「拔出了」可見得:「了」字用於表達動作的完成,與動作施行時間無關,可用於表達過去發生的事件,即將要進行的事件或是對未來事件的設想。³雖然如此,但王氏譯法未能正確達意且濫用「了」字表義,成效反倒不如尹氏意合法的通曉明白,尤以末句「生命也跟它一起拔除了」套用公式的字譯無法傳遞原文句意。另外明喻法(Como)的傳譯上,尹氏保留原文排序的特出,先強調「彷彿利器從傷口拔出一般」,而王氏調序後的喻義則稍顯薄弱,譯文可適當結合完成貌與意合法表述。

(筆者):彷彿自傷口拔出利刃,
根除內心對她的情感,
儘管如此一來,我感到
生命也隨之消逝了。

LXXI(76)

Entró la noche, y del olvido en brazos
caí, cual piedra en su profundo seno.
Dormí ,y al despertar exclamé: «¡Alguno
que yo quería ha muerto!»

(王譯):進入了深夜,我跌進了遺忘的雙臂,
像塊石頭,在它深深的懷抱裡;
我沉睡了,睡醒時我呼叫著:
『有一個我所哀愛的人死了!』

(尹譯):夜色茫茫,
我像一塊石頭般在黑暗中進入夢鄉,

³朱德熙(2007),《語法講義》,香港:商務印書館,頁 67。

待我醒來時卻不禁為之一驚：

“啊，我愛著的一個人已經去了天堂！”

本詩中皆以過去簡單式表態，而由王氏譯文可見得：簡單過去式套用「了」字，譯為完成貌的結果。首句(Entró la noche)動詞(entrar)可表某時期或季節的起始，王譯「進入了深夜」是頗字譯的描述，可如尹譯「夜色茫茫」撰寫意象，或是改譯「傍晚」「夜深了」表述時間是在要進入夜晚的時候。(y del olvido en brazos caí, cual piedra en su profundo seno)，重新整理句意為(cual piedra caí en su profundo seno y del olvido en brazos)，尹氏「我像一塊石頭般在黑暗中進入夢鄉」為誤譯與漏譯，可如王氏「我跌進了遺忘的雙臂，像塊石頭，在它深深的懷抱裡」，另外尹氏亦忽略字數比例原則，首句僅四字而下一句卻多達十五字，無論版面美觀或是利於閱讀均需顧及考量。

而(Dormí)中(dormir)表持續未完成的動作「睡覺」，但搭配過去時表「已入睡」，如王譯「我沉睡了」，意同「我睡著了」，或可如尹譯「進入夢鄉」則較強調「入睡」的狀態。(y al despertar exclamé)表「大喊、呼叫、感嘆」，尹譯為「待我醒來時卻不禁為之一驚」是融入上下文引伸出的情感，雖符合下文接續的邏輯，但稍偏離原意。末句(¡Alguno que yo quería ha muerto!)使用現在完成式，王譯「死了」、尹譯「去了天堂」皆能確切表達完成貌。

(筆者)：傍晚，我像塊石頭般

墜入遺忘的懷抱，

沉沉睡去，而睡醒時呼喊著：

「有個我心愛的人死了！」

2.譯為中文語法「開始貌」，常搭配譯字「起、來」，「開始貌」於中文語法借用末品補語表述，表動作的起始，常搭配簡單過去時的未完成性動詞。

LXXI(76)

En este punto resonó en mi oído
un rumor semejante al que en el templo
vaga confuso al terminar los fieles
con un *Amén* sus rezos.

(王譯)：就在這一刻我底聽覺中
響起了一陣，模糊的像是教堂裡
信眾們禱完時念出的
「阿門」之聲。

(尹譯)：此刻在我的耳際響起了一種喃喃細語，
它恰似信徒們在教堂裡結束自己的祈禱
最後說一聲“阿門”，
人群中飄動著一片含混不清的聲息。

首句(resonó en mi oído)，可譯為「一陣聲音響起來」或「響起一陣聲音」表動作的起始，(mi oído)是以具體名詞「我的聽覺」借指所身處的週遭，如尹譯「我的耳際」而非王譯「我底聽覺中」。(los fieles)王譯「信眾們」、尹譯「信徒們」，添加「們」字表複數為歐化語法，可以其他修辭表述如「諸信眾」。

第二句尹譯「它恰似信徒們在教堂裡 結束自己的祈禱 最後說一聲“阿門”」其中「它」字實無存在之必要，畢竟搭配上下文語境即可連貫文意。末句尹氏採解釋性加字譯法但成效不彰，易使讀者誤以為是兩件不相關的事物：「我耳邊的聲音」以及「人群中發出的聲音」，可加字改譯為「恰似信徒們在教堂裡結束祈禱 最後說的一聲“阿門”，那種人群中一片含混不清的聲息」。

(筆者)：此刻在我耳畔
響起一陣模糊細語，

恰似眾信徒於教堂祝禱後
發出的「阿門」之聲。

3.動詞以「相對時」呈現，譯文須添加副詞以表相對時態，常用「那時、早就、已經、以前、曾經、事先、之前」、否定句「不曾、未曾、從不」用等譯字。

XCVI(96)

¿No has sentido en la noche,
cuando reina la sombra
una voz apagada que canta
y una inmensa tristeza que llora?

(王譯)：當大地籠罩在黑暗中，
你夜裡從未聽見過
一個嘶啞的聲音在唱，
一個無盡的悲傷在哭？

(尹譯)：廣闊的夜幕，
如一張漆黑的鍋底，
你是否聽到有人在低聲哼唱，
你是否聽到有人在悲慟地啜泣？

現在完成式(No has sentido)意欲表達包含過去經驗的概述，因此於譯文中因傳遞相對的時態，如王譯「你從未聽見過」表達由過去至今日的經驗，而尹氏譯法「你是否聽到」則不能彰顯時間的相對差異，倘若原文為(si sentaba)則可通用，末兩句作者採倒裝法形成修辭與協韻，原詞序為(canta con una voz apagada)、(llora con una inmensa tristeza)，譯文時要適當轉換詞性，王氏按原文順譯「一個嘶啞的聲音在唱，一個無盡的悲傷在哭」前句尚可理解，但後句則違背語法，可如尹氏譯為副詞「悲慟地啜泣」，或改譯形容詞「悲傷的哭泣聲」。

(筆者):當夜幕籠罩之時

你未曾聽過
嘶啞嗓音的低聲哼唱，
滿懷無限悲傷的啜泣？

4.譯為中文語法「進行貌」，常搭配譯字「著、在、正」，「進行貌」於中文語法表一獨立動作正在進行，或適逢同時進行的兩個動作，常應用於過去未完成時與現在時搭配副動詞的情況。

LXX II(5)

Así los barqueros pasaban cantando
la eterna canción,
y al golpe del remo saltaba la espuma
y heríala el sol.

(王譯):船夫們經過時這樣唱著

永恆的歌，
隨著槳起而飛濺著
太陽刺破的泡沫。

(尹譯):船工們這樣唱著永恆的歌，

划著船悠然離去；
船槳激起白色的浪花，
浪花在陽光下絢麗無比。

過去未完成時搭配副動詞(pasaban cantando)，王氏以「經過時唱著」表達船行經過而進行的動作，尹氏則以「唱著歌，划著船」連續兩個動詞表明同時發生的動作，(y al golpe del remo saltaba la espuma)指當划槳搖起水花亦同時飛濺的景象，王

譯「隨著槳起而飛濺著」，「隨著」表兩動作同時進行，且持續時間同等長短⁴，王氏雖掌握以「著」字表述的要訣，卻稍顯繁冗贅述，使用次數應控制得宜，同時合併他種譯法作變化，可如尹氏以「在」字表達進行動作的狀態即可。(la eterna canción)指歷久不衰，傳唱多年的老船歌，若如王氏與尹氏譯為「永恆的歌」讀者易誤解為某首歌曲的曲目。(heríala el sol)指當陽光照射浪花時反射出的刺眼光芒，王氏誤譯為「太陽刺破的泡沫」。

(筆者)：船夫們如此哼著老歌

行經而過，
划槳激起浪花朵朵，
陽光照耀下絢麗奪目。

5.譯為中文語法「繼續貌」，常搭配譯字「不斷、不停、~又~」，「繼續貌」於中文語法表動作的重複性，常搭配過去未完成時。

LXX(59)

Los búhos, que espantados me seguían
con sus ojos de llamas,
llegaron a mirarme con el tiempo
como a un buen camarada.

(王譯)：驚嚇的貓頭鷹以如焰的眼光

監視著我，
隨了時間的流逝而將我
視為同僚。

(尹譯)：受驚的雕鴉用火焰般的眼睛

⁴王力(1971)，《中國語法理論》，台北：泰順書局，頁288。

死死盯著我的蹤影，
最後竟把我視為
自己的良朋！

過去未完成時(me seguían)表達持續性的動作，王譯「監視著我」僅能表述單純的狀態，尹譯「死死盯著我的蹤影」顯示「目不轉睛死盯著」的神情又過於強烈，可改譯「不斷注視著我的舉動」強調「不停窺伺的行為」。(Los búhos espantados)意同尹譯「受驚的雕鴞」，王譯「驚嚇的貓頭鷹」語法有誤，可改譯「受到驚嚇的貓頭鷹」或是「驚恐的貓頭鷹」，其中「貓頭鷹」為通稱的俗名，「雕鴞」則為字典的譯名同時也是較正式的學名，事實上「雕鴞」為貓頭鷹中體型最大的種類，換句話說，貓頭鷹未必等於雕鴞，為顧及多數民眾對學名的陌生感，採用俗名較易協助讀者模擬情境與場景。(con sus ojos de llamas)描寫貓頭鷹於夜晚炯炯有神的雙眼，王譯「眼光」較為不當，「眼光」常用於形容對事物的看法與態度，帶些批判與審美的成分。(llegar a)表最終的結果，可譯成「最後、終於」。

(筆者)：受驚的貓頭鷹不停注視著我

目光如焰，
最終竟將我視為
同夥的一份子。

LXXI(76)

Las ideas que en ronda silenciosa
daban vueltas en torno a mi cerebro,

(王譯)：意念也無聲地

纏繞著我底腦海盤旋，

(尹譯)：萬千思緒在我腦海中翻滾，

靜悄悄，一次，二次，三次...

作者一連用三組動詞與介詞短語(en ronda)「盤旋、往返」、(daban vueltas)「旋轉、轉動」、(en torno a)「圍繞」，表述思緒反覆交纏的情致，相較王氏直述譯法，尹氏企圖表明次數不斷反覆，故以「一次，二次，三次...」展現，雖別出心裁但稍偏離本意，譯文重點在於強化概念，而非受制於原文而反覆贅述，可加字「不停、又」譯為繼續貌。

(筆者):萬千思緒悄然無聲

於我腦海不停反覆盤旋，

6.表動作經常發生，搭配譯字「每、總、常、每當」，常搭配過去未完成時。

LXIV(64)

Como guarda el avaro su tesoro,
guardaba mi dolor;

(王譯):像吝嗇鬼守護著他底寶藏，

我緊守著我的痛苦；

(尹譯):像一個吝嗇鬼存放他的財寶，

我將我的痛苦精心保存：

首句(guarda el avaro su tesoro)單純敘述一個事件，使用現在式，下一句(guardaba mi dolor)則指一個長久以來的現象，故用現在未完成時，可加字「老是，總是」，再結合王氏譯法「我緊守著我的痛苦」表現出「一直放不下內心痛苦的心聲」，尹譯「我將我的痛苦精心保存」則言稍過其實。

(筆者):就像個吝嗇鬼守護著寶藏

我總緊守我的傷悲不放；

人們「口中」的唐吉訶德

研三 Alicia 張嘉文

諺語是各民族千百年來的智慧結晶，高文化濃度的集合，不僅形式簡練，且往往帶有韻律，使人易於銘記於心又能朗朗上口。經由諺語學習西文，除可擴大字彙量，更能探知西班牙文化，不啻為學習外語的絕佳途徑之一。針對《唐吉訶德》之諺語，本文欲提供同為西語學習者的各位一簡單有趣的認識，讓大家在學習西班牙文的過程中，能夠更有動力，並能從中發現或體會西語的豐富。

《唐吉訶德》這部鉅作，深深地影響著後世的人們，書中主角們所使用的諺語，今日不斷地被使用，雖然作品首次問世時，人們只把它視為一本逗人開心、主角滑稽的通俗讀物，然而，數百年來透過不同世代的閱讀，黃金世紀的經典作品的影子隨處可見，在同一時期的重要作品《塞萊斯蒂娜》(又譯：拉皮條的女人)⁵也能看到源於《唐吉訶德》的諺語。書中主角們妙語如珠，賽萬提斯讓他們大量使用諺語，詳細數字眾說紛紜，但普遍認為約有三百多條，數量之多，使此作對西班牙諺語之重要性，無作品能出其右，也因此吸引了眾多學者潛心研究。

日常生活中，這些諺語不斷地被人們運用著，因為是17世紀的產物加上現代社會的變化與日俱增，部份諺語在今日看來也許不合時宜，但仍有許多和現代人提倡的概念相互呼應的，以下為摘錄的幾條：

“*Toda afectación es mala.*”(下冊第二十六章)

這句諺語背景是書中在木偶戲界頗有名氣的貝德羅(Pedro)師傅耍耍魁儡戲的小夥子說，要他別加油添醋，以免弄巧成拙。進一步知含意是提醒人在言行上都要簡單、自然不做作，太多的修飾反而流於浮華與空泛。台灣近年來的主流意識越來越強調「表現自我」，社會大眾開始崇尚「自然率真」，慢慢的「很假」即成為年輕人間使用頻率相當高的用語，在此，告訴大家，如果有機會在與西班牙朋友談天時，

⁵ 原文名為《*La Celestina*》，作者：Fernando de Rojas。Celestina、Don Quijote 及 Don Juan 為西班牙文學中的典型人物。

想表達對「假」、「做作」的概念時，不妨可試試這句諺語，相信對方會又驚又喜，很有共鳴。

“Come poco y cena más poco, que la salud de todo el cuerpo se cuece en la oficina del estómago.” (下冊第四十三章)

此諺語是堂吉訶德給桑丘的忠告，要他吃飯需節制得吃，特別是晚餐，更得要克制少吃，這不就是我們這個減肥風氣興盛的年代，眾多專家達人、醫生給大家的建議嗎？而諺語後半段點出，這麼做其實是為了全身整體的健康，也不正巧讓人聯想到最近的一句廣告詞：「腸胃好，人不老」，消化器官的健康，讓人不易衰老，保持年輕健康。我們還可進一步推敲，因為西班牙晚餐時間為晚上九點至十點間，相當晚，距離就寢時段近，如果不吃得巧、吃得有分寸，其實很容易生病的。

“Cada uno es artífice de su ventura.” (下冊第六十六章)

桑丘對唐吉訶德說命運女神行事反覆無常，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糊里糊塗，唐吉訶德反提醒桑丘說，世界上其實不存在「命運」，命運由我們自己決定。這句諺語，有個關鍵字「ventura」，不論作「命運」講，或「運氣」，其實這兩者不是這麼變幻不可捉摸，我們自己就是命運，就能帶來幸運。勤勞踏實、盡心盡力的人，從某種角度來說，幸運總是跟著他。

“(Un) Buen corazón quebranta mala ventura.” (下冊第十章及其他)

這一句諺語是最後要送給大家、與各位共勉之。中文楊絳的版本譯成「雄心衝得破壞運」，斷句上似乎會造成一些混淆，不過它的意思很簡單，就是保持正確積極的心態，一切則可否極泰來，壞運自然遠離。近日世界的各角落都瀰漫著不快樂的低氣壓，失業數字不斷攀升，街頭上的抗爭行動不斷發生，市場的蕭條與萎靡，造成社會的不安與動盪，在一年的初始，大家可把這句學起來，時時鼓勵自己，也鼓舞別人，惟有積極樂觀的態度，才能幫助我們度過難關，真正可怕的是，連自己的心也說放棄！

以上為筆者帶大家認識的幾條諺語，但由於受限於篇幅與族繁不及備載，在此附上一簡略的表格，它是根據韓國慶熙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教授 Olga Tarnovska 的研究，統計出，現在基本上仍有將近 250 條在《唐吉訶德》中之諺語廣為一般大眾所使用。諺語是每種語言文化的精華，經過人們不斷地運用，使其歷久彌新，變成永恆的文化資產。

下表依照《唐吉訶德》中之諺語在 Google 上被引用的次數高低作排列。於此我們僅呈獻次數達千之諺語。

Refrán	Capítulo donde se cita	Número de citas en Google
A Dios roganndo y con el mazo dando	II, LXVI	3920
Al buen entendedor, pocas palabras	II, XXXVII	4800
Del dicho a hecho hay gran trecho	II, XXIV, LXIV	7070

Más se oye de lo que se ve que del recuerdo en la ajena	III, XXXIII	1390
Más vale pájaro en mano que diez en el cielo	II, XXXIII, LXVII	2030
No de las talas las que a la luce	II, XXXII y II,	8490
Donde no se piensa salta la liebre	XLIX, XXX	1130
No se ha de mentar la soga en casa de la horxada	XXIV, XLII	1040
El que levanta el ojo ajeno le quita el suyo	II, LXVII	6350
El que hoy abra y mañana por mi que no	II, LXV	1080
Pagar juntos y pagar en separado	I, VII, XXVII	2270
Los duelos con pan son menos	II, XIII, LV	1030

Tanto vale cuanto tienes	II, XX, XLV	1148
--------------------------	-------------	------

(截取自 Tarnovska, Olga(2005): Sobre los refranes de *El Quijot*)

p.s. 以上諺語雖皆有中文譯本，但筆者希望各位先體會原文的含意與意境，所以接不附上中文。

【後記】

吉訶德先生東遊簡史

《唐吉訶德》最早在 17 世紀首次登陸英國，這也是它離開西班牙的第一站，直到 20 世紀初時，由魯迅與周作人自日本引進中國。從 1922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林紓、陳家麟合譯的《唐吉訶德》上冊《魔俠傳》，隨後在 30 年代接連出了四個版本。直至 1997 年大陸人民文學出版社曾有一統計，在 1922 到 1996 年間共有 18 種版本陸續發行，其中楊絳是從西班牙文直譯《唐吉訶德》的第一人，於此之前皆由英文轉譯。

La risa del pueblo

人民的笑聲

選自獨幕喜劇集:《道道地地之馬德里》(*Del Madrid castizo*)

原著 Carlos Arniches

原著 Carlos Arniches

研三 Olga 陳鈺佩 譯



Pasadas las Ventas, en la carretera de Alcalá, antes de encontrar el camino del Este, sobre un altozano, hay una casa humilde, taller de cantería, donde se trabaja para el inmediato cementerio.

過了凡塔斯區(las Ventas)⁶在阿爾卡拉公路(la carretera de Alcalá)上，尚未抵東方路(el camino del Este)，小丘上有一間簡陋的小屋，是一間打石的工作坊，打理那裏附近墓地的活。



⁶ 位於馬德里省，利內阿爾城區(Distrito de Ciudad Lineal)。

Es la tarde de un domingo. Los sillares yacen silenciosos al pie de los sombreros⁷. No golpea sobre ellos con su son alegre el pico de los canteros. Unas cuantas gallinas escarban afanosas en el estiércol, y varios chiquillos juegan y alborotan, dejándose resbalar por la cuesta de un desmonte próximo.

星期天下午，方石無聲地排放草棚的底下。石匠沒有以敲出輕快聲響之工具刻打方石。有幾隻母雞勤奮地刨著糞便，另外有好幾個小孩，在一旁地面上的小坡一邊滑來滑去、一邊玩樂。



A la izquierda, borroso por la niebla de la tarde fría y gris, se ve el cementerio, con su enorme vastedad erizada de cruces; y hacia la derecha, diseminados en la lejanía, los barrios de Doña Carlota, Pueblo Nuevo y Zafra; los caseríos míseros de La Elipa y Puente de Vallecas; y más lejos aún, los tejares del Olivar de Perales. Suburbios tristes, yermos, que circundan Madrid como mendigos que acosan a un viejo hidalgo.

左方呈現霧濛濛的一片冷又灰的午後，在寬廣充滿荊棘的十字路口，可以看到墓地；往右邊的遠處放眼望去，是卡洛塔夫人區(el barrio de Doña Carlota)、新普韋布羅區(Pueblo Nuevo)和薩弗拉區(Zafra)；拉艾里帕區(La Elipa)和彭特·德·瓦耶卡斯區(Puente de Vallecas)窮苦的農舍；再更遠一點，有一座位於歐里拔·德·佩拉萊斯(Olivar de Perales)的磚瓦廠，那是悲淒、荒蕪人煙的的郊區，它包圍著馬德里，就像乞丐在追著一位年長的西班牙貴族一般。



BONIFACIO MENÉNDEZ, el maestro cantero, sentado a la puerta de la casa, echa un pitillo y lee un periódico. La SENÁ ANGUSTIAS, su mujer en serio, canturria trajiando dentro del hogar. PRIMITIVO y EL SARDINA, dos próceres del riñón del Avapiés, con pañuelos de luto al cuello y las cachabas colgadas del antebrazo, bajan lentos, tristes, silenciosos, del camino del cementerio. Al ver al SEÑOR BONIFACIO se detienen, y uno de ellos grita desde la carretera:

博尼法斯奧·梅南德斯(BONIFACIO MENÉNDEZ)，是一位石匠師傅，他坐在家門前，一邊捲紙菸、一邊看報紙。安古斯蒂亞絲太太(SENÁ ANGUSTIAS)，是他嚴肅的太太，她在邊哼著歌邊專注地在家中打理著。普利米迪沃(Primitivo)和艾爾莎爾汀娜(EL SARDINA)，兩個從阿瓦皮耶斯(Avapiés)市中心來的顯貴人士，他們的脖子上戴著哀悼的手帕，並將奔喪的帶子(cachaba)⁸掛在前臂上，悲傷地、慢慢地且安靜地從墓地的路上下來。一看到博尼法斯奧先生，兩人停了下來，其中一人在路中間就大喊了出來：



⁷ *草棚：用樹枝、柳條、蓆子等物做成的防護物，用來遮陽。(*注釋為西文原文之中譯。)

⁸ cachaba 從上下文可推測為“奔喪的帶子”之類的物品，此字彙在西文裡並不存在，為作者的自創字。

PRIMITIVO. — Adiós, canterito.

SEÑOR BONIFACIO. — (*Dejando de leer y mirando por encima de las gafas.*)
¡Atiza, qué pareja de pollos! (*A su mujer*) Atiende, tú.

SEÑÁ ANGUSTIAS. — (*Que asoma a la puerta.*) ¡Virgen! ... ¡Vaya un par de
banderillas de lujo! ...

SEÑOR BONIFACIO. — Pero ¿de dónde salís tan elutaos?

EL SARDINA. — (*Muy serio.*) De la Negrópolis⁹.

PRIMITIVO. — Venimos de inhumanizar¹⁰ a Saturnino, el de la Bastiana.

普利米迪沃：再見了，我的石匠先生。

博尼法斯奧先生：(停下手邊看的報紙，從眼鏡往上方看) 我的媽呀！好一對年輕
夫妻¹¹！(轉向他太太那邊) 喂，你去招呼一下。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從門邊探出頭來) 媽呀！瞧瞧那兩條多貴重的帶子啊！

博尼法斯奧先生：噫，你們穿這麼一身喪服，打從哪裡來的？

艾爾莎爾汀娜：(非常嚴肅)從黑色大墓地來的。

普利米迪沃：我們來人道埋葬巴斯提亞那(*la Bastiana*)區的薩都尼諾
(*Saturnino*)。

♣

SEÑÁ ANGUSTIAS. — (*Asombrada.*) ¿S'ha muerto?

EL SARDINA. — Del todo. En cinco días. Ayer la diñó.

SEÑOR BONIFACIO. — ¿Y qué ha sido?

PRIMITIVO. — Pos un paralis local que le cogió to el cuerpo y parte de la cadera.

SEÑÁ ANGUSTIAS. — ¡Buena estará la pobre viuda!

EL SARDINA. — ¡Carcúlate! ... Una chica soltera, sin costumbre de estas cosas... ;
pues está que no la deja un ataque que no la coja otro.

PRIMITIVO. — En la cama la hemos dejao con uno, que los gritos se oían en la
Arganzuela.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驚訝狀) 他死啦？

艾爾莎爾汀娜：翹辮子啦。才五天內發生的事。昨天才翹掉的。

博尼法斯奧先生：怎麼一回事啊？

普利米迪沃：嗯...從一處麻痺擴及他全身都癱瘓了，甚至連臀部的一部份也
都動不了。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可憐的寡婦這下可好了！

⁹ *黑色大墓地，通俗詞源(文字的通俗變化)，為大墓地與黑色的合成字。

¹⁰ *人道埋葬，為埋葬(v.)與使...合乎人道(v.)的合成字。《通俗詞源通常被阿爾尼卻斯用於喜劇用途，特別是外在方面，能夠將各式截然不同的東西作連結，以激盪出衝突的喜劇性。》
(M. Seco, *op. cit.*, pág. 73.)

¹¹ la pareja de pollo 此譯為“年輕夫妻”，此 pollo 所指的並不是在西班牙語裡的“雞”的意思，而是指在口語裡有“年輕男女之意”。

艾爾莎爾汀娜：你想想！一個單身女子，都還沒經歷過這些事...；哎，別讓她接二連三的受到傷害吧。

普利米迪沃：我們曾經在床邊讓他們獨處，那哭天喊地的聲音傳遍了整個阿爾岡瑞拉區(Arganzuela)。

♣

SEÑOR BONIFACIO. — Pero pasar, si queréis, galanes.

EL SARDINA. — ¿Dais algo?

SEÑÁ ANGUSTIAS. — Las buenas tardes y un taburete.

PRIMITIVO. — No es pa repartir invitaciones.

博尼法斯奧先生：噫，二位帥哥美女，如果不嫌棄的話，進來坐坐嘛。

艾爾莎爾汀娜：會給我們些什麼嗎？

安古斯蒂亞太太：給你們道午安，再給你們一張凳子。

普利米迪沃：這可不是在分配邀請喔。

♣

EL SARDINA. — ¿No tendrías un buchito de cualisquier cosa pa un dolor de muelas que trae aquí mi cólega?

SEÑOR BONIFACIO. — ¿Sus haría tripe anís?

EL SARDINA. — ¡Digo!... Mejor que el Polo¹².

SEÑOR BONIFACIO. — Pues adentro, pirandones¹³.

EL SARDINA. — ¡Hale, Primi!

艾爾莎爾汀娜：你沒有什麼一小口的東西可以治我老公的牙齒痛吧？

博尼法斯奧先生：三倍濃縮的茴香可以嗎？

艾爾莎爾汀娜：我就說嘛！...比波羅牌漱口水好。

博尼法斯奧先生：哎，進來啊，玩家們。

艾爾莎爾汀娜：快來吧，普利米！

♣

Suben, se sientan; la SEÑÁ ANGUSTIAS saca unas copas y un frasco de aguardiente, y la visita bebe, fuma y charla.

他們上樓坐下，安古斯蒂亞太太拿了幾個杯子和一小瓶燒酒，看著他們抽菸、喝酒、聊天。

♣

EL SARDINA. — (Al SEÑOR BONIFACIO.) Y tú, ¿por qué eres tan pigre¹⁴ que no bajas por allá abajo de cuando en cuando?

¹² *Licor del Polo 是一種漱口水的牌子。

¹³ *pirandones，西文“玩家”之口語。

SEÑOR BONIFACIO.—Hombre, no m'apaño a ir, la verdá. Le pillá a uno un destierro. ¡Tú sabes la distancia!

PRIMITIVO.—Como que hay que echar merienda.

艾爾莎爾汀娜：(轉向博尼法斯奧先生) 你呢？怎麼這麼悠哉悠哉，不偶爾到下面那邊工作？

博尼法斯奧先生：老兄，說真的，我就是不想去。人家覺得是在鳥不生蛋的地方。你知道那很遠的！

普利米迪沃：好像在那工作還得提供點心。

♣

SEÑOR BONIFACIO.—¿Y qué hay de nuvotés¹⁵ por aquellos andurriales?

EL SARDINA.—Pues que tu compadre el Pintao ya no tié la taberna en la cae del Amparo.

SEÑÁ ANGUSTIAS.—¿La traspasó?

EL SARDINA.—De parte a parte. Por mil doscientas beatas¹⁶ y un juego de alcoba bastante viejo.

SEÑOR BONIFACIO.—¿Y s'ha quedao sin na?

PRIMITIVO.—¡Ca, hombre! Ahora ha puesto un bar en la Glorieta y lo ha titulao el Bar Quito..., que me creo que es un chiste.

SEÑÁ ANGUSTIAS.—¡Mi madre, qué tontería!

EL SARDINA.—Dice que, al mismo tiempo que rótulo, es retrúcano y s'hará popular.

博尼法斯奧先生：哎，你們那偏僻的地方有啥新鮮事(nuvotés)嗎？

艾爾莎爾汀娜：嗯，你的那位同伴平塔多(Pintao)已經不在安帕羅街(la cae del Amparo) 經營酒館了。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他轉讓給人啦？

艾爾莎爾汀娜：轉過好幾手了。換了一千兩百的大圓(beatás) 和一組很舊的臥床組。

博尼法斯奧先生：他什麼東西都沒留下來嗎？

普利米迪沃：才怪呢！老兄！他現在又在圓環(Glorieta)開了一間酒吧，取名為基多¹⁷酒吧(Bar Quito)，我覺得那真是個笑話。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我的媽呀！真是蠢事！

¹⁴ *pigre, 西文 “懶惰的” 之口語。

¹⁵ *nuvotés 出自法文 nouveauté, 新鮮事物之意。為分解法語 nouveauté 讀音而拼成的字，在以下的情況可以使用：《真正的外來語普遍用法，並非純粹是賣弄學識，也無須強調語音或詞法(儘管仍有例外)[...]，作用其實就是無條件取代現有的詞彙，而這個詞彙的概念則因語言的轉換而更加靈活。》(M. Seco, *op. cit.*, pág.220.)

¹⁶ *beatás, 西班牙舊時錢幣 “比塞塔(pesetas)” 之口語，此譯大圓。

¹⁷ quito 來自西文 quitar, 有脫掉、去除的意思，在此有把人 “幹掉” 之意。因此取名為基多酒吧(Bar Quito)，有意要將其敵對的酒吧 “幹掉”，但殊不知，進了酒吧消費的客人，也陷進了這被 “幹掉” 的笑話裡。

艾爾莎爾汀娜：他說，這招牌也算是一個雙關語，會把店的名聲打響。

♣

SEÑOR BONIFACIO. — ¿Sigue tan chirigotero?

PRIMITIVO. — ¡Uf!... Es morirse de risa entrar en aquel establecimiento. Allí van el Verruga, Paco el Chalana, Sixto el Curial, Mariano de Pajero... ¡La jovialidad de Embajadores!

EL SARDINA. — ¡Los amos de la gracia!

SEÑÁ ANGUSTIAS. — ¡Menudos peines¹⁸!

SEÑOR BONIFACIO. — Aquello será una función cómica.

PRIMITIVO. — Más que un teatro. Entras y te esgarras a reír.

EL SARDINA. — Hay días que nos tronzamos. Cuéntale, pa que vea, el chiste que se le ocurrió ayer al Chalana.

博尼法斯奧先生：他還是這麼愛說笑啊？

普利米迪沃：嘆！...一進到那家店簡直就是笑死人了。去那裏的人有肉瘤先生(Verruga)、奸商巴可先生(Paco el Chalana)、法官西斯多先生(Sixto el Curial)、草料販子馬利安諾先生(Mariano el Pajero)¹⁹。真是給使節區(Embajadores)²⁰帶來無限歡樂。

艾爾莎爾汀娜：嘻笑大師！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真是一幫騙子呢！

博尼法斯奧先生：這些人可以演一齣鬧劇啦！

普利米迪沃：比整間戲院還誇張哩！只要你一進去，就會一直開始使勁地笑。

艾爾莎爾汀娜：有好幾天我們都快累死了。你快告訴他昨天奸商先生鬧的笑話，讓他見識見識。

♣

PRIMITIVO. — ¡Chiquillo, nos revolquemos!

SEÑOR BONIFACIO. — A ver.

PRIMITIVO. — Pues nos preguntó que en qué se parecía San José a un melón de cuelga.

SEÑÁ ANGUSTIAS. — ¡Mi madre, qué raro!

SEÑOR BONIFACIO. — (*Estupefacto.*) ¿Y en qué se parece?

PRIMITIVO. — (*Muerto de risa.*) ¡En que tiene Pepitas!

EL SARDINA. — (*Riendo a todo reír.*) ¡Pepitas!... ¡Ja, ja, ja!... ¡Fíjate!... ¡Pepitas!...

Claro: San José... De Pepes, Pepitas.

¹⁸ *peine, 虛偽、不值得信任的人。

¹⁹ Verruga: 肉瘤之意。Chalana: 很會做買賣的人。Curial: 法庭職員。Pajero: 賣草料的人。以上四人的特色均與名字一同表述。

²⁰ 這裡的 Embajadores 是指「使節區」(la zona de Embajadores)。在馬德里當地，此地區算是一個住商混合區，囊括了所有社會階層的民眾，大街上比比皆是做生意的小店和小酒館，代表著馬德里風味。

SEÑOR BONIFACIO. — (*Dudando.*) Pos no m'acaba a mí de hacer una gracia loca, la verdá.

SEÑÁ ANGUSTIAS. — ¿Loca?... Ni atontolinada siquiera. Menuda gansá. Amos, que paece mentira que padres de familia, cargaos de miseria y de hijos, se entretengan en esas tontunas.

EL SARDINA. — Pos poquito que nos réimos.

普利米迪沃：小子，你知道嗎，我們都笑到打滾了！

博尼法斯奧先生：說來聽聽。

普利米迪沃：嗯，他問我們聖荷西(San José)哪裡像香瓜果乾？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我的媽呀，也太奇怪了吧！

博尼法斯奧先生：(驚訝狀) 哪裡像啊？

普利米迪沃：(快笑死了) 在於他們都有籽子(pepita)啊！²¹

艾爾莎爾汀娜：(笑個不停) 有籽！... 哈，哈，哈！你聽聽！是籽耶！...當然啦！聖荷西...又可暱稱貝貝(Pepe)，所有叫做 Pepe 的人都生出籽籽(Pepitas)。

博尼法斯奧先生：(遲疑狀) 嗯，講真的，我沒辦法開這麼一個神經的玩笑。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神經？這一點也不令人驚愕啊。他們常常都是這樣講出一些蠢話的。大夥，不敢相信日子苦哈哈的一家之主，又得養小孩又得養家的，竟然會講出這種蠢話來娛樂大家吧。

艾爾莎爾汀娜：我們可是笑不太出來。

♣

PRIMITIVO. — Y pue que lo de anoche tampoco os haga gracia.

SEÑOR BONIFACIO. — ¿Qué fue?

PRIMITIVO. — Na, que como enfrente del bar la calle hace mucha cuesta y la acera es estrechita, fue el Verruga, y a la plancha del alcantarillao, que es de plomo, la dio de jaboncillo, y no pasaba un transeúnte que no se diese una costalada.

EL SARDINA. — Y no sus quiero decir ca talegazo la jerga que s'armaba en el bar.

SEÑOR BONIFACIO. — Pero ¡qué cachos de brutos!

PRIMITIVO. — ¡Brutos, porque nos divertimos!...

SEÑÁ ANGUSTIAS. — ¡Valiente diversión!

普利米迪沃：要是昨晚，可能也沒辦法逗你們笑吧。

博尼法斯奧先生：昨晚什麼事啊？

普利米迪沃：沒有啦！就是，那酒吧前面的路凹凸凸凸的，巷道又窄，就是那個肉瘤先生，在下水道鉛製的橋那邊，就是他，在那裏倒了肥皂水，害得大家沒有經過那裏不跌倒的。

艾爾莎爾汀娜：但是，我都不想說了，每一次跌倒的騷動都驚動了酒吧了吧。

博尼法斯奧先生：但是，還真是有夠沒禮貌！

²¹ José 又別名 Pepe，而 pepita 在西語是“籽”的意思，因此，聖荷西跟香瓜果乾的共同點就是在於 pepe 跟 pepita 的文字遊戲。

普利米迪沃：沒禮貌，但我們開心死了！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還真是有樂子啊！

♣

EL SARDINA.—No vamos a ser como vosotros, que yo no sé si de hacer lápidas u qué, sois una familia más triste que un responso.

PRIMITIVO.—Tenéis una formalidaz que acongoja.

SEÑÁ ANGUSTIAS.—¿ Pos qué querías: mirarnos por detrás y encontrarte con un chascarrillo, como en las hojas d'almanaque?

EL SARDINA.—Yo a ti, que eres de Cadalso de los Vidrios, hija de un cochero de funeraria, hermana de un calavera, y que encima te llamas Angustias, no te voy a pedir que seas un parque de recreos. Pero éste... ¡Amos, que paece mentira c'ahiga nacido en el Portillo de Embajadores, que es la cuna del chirigoteo madrileñista!

艾爾莎爾汀娜：我們才不跟你們一樣，我不知道是作石碑還是什麼關係，你們這家人比悼亡詞更悲傷。

普利米迪沃：你們有自己煩惱的形式。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嗯，你到底想怎樣：從後面看著我們，然後開始找碴，就跟翻弄年曆一樣嗎？

艾爾莎爾汀娜：如果我是你，你出身自玻璃終結者 (Cadalso de los Vidrios)²²，殯儀館的車伕之女，白痴的妹妹，而且，你名字又叫痛苦²³，我不並敢要求你會開心得跟遊樂園一樣。但這個...二位啊！你們看起來好像不是出生在使節區的門邊(Portillo de Embajadores)一樣，那可是馬德里愛說笑的搖籃呢！

♣

PRIMITIVO.—No paces hijo de Madrid, Bonifacio.

SEÑOR BONIFACIO.—¡Alto allá! ¡Yo soy más hijo de Madrid que vosotros!

EL SARDINA.—No chilles, que te se va a espantar el macho.

SEÑOR BONIFACIO.—Y na más, ¡Y las cosas, con pruebas, que es lo que vale!

PRIMITIVO.—Pero ¡si tú eres más serio que una corbata negra!...

普利米迪沃：你不像馬德里在地人，博尼法斯奧。

博尼法斯奧先生：才怪哩！我比你們都還要更像道地的馬德里之子。

艾爾莎爾汀娜：別激動啦，會嚇到人家的。

博尼法斯奧先生：沒什麼好講啦。事實總是勝於雄辯的！

普利米迪沃：但是，的確你無趣的很，比一條黑領帶都還要嚴肅！...

♣

²² Cadalso de los Vidrios 字面意為“玻璃的斷頭台”。

²³ Angustias，西班牙語“悲痛、痛苦”之意。

SEÑOR BONIFACIO. — Yo soy como me sale del bolsillo. Lo que tiene es que ca uno vive según los principios que l'han dao. Vosotros, ¿en qué sus habéis divertido siempre? Pues yo te lo diré. De chicos, en iros por las mañanas con los tiradores a matar pájaros a la Moncloa; por las tardes, a la pedrea, y por las noches, con las estacas, a perseguir gatos por el barrio. Total: a disfrutar haciendo daño. Luego, de mocitos a correr de calle en calle atormentando a *Garibaldi*²⁴ u a cualquiera vieja borracha; a tocarles la chepa a los jorobaos y a burlaros de los cojos. A gozar con el dolor del prójimo.

博尼法斯奧先生：我打從娘胎出生就是這樣了。每個人一出生下來都有他生活的原則。你們，為何總是那麼開心呢？讓我來告訴你們吧。打你們小時候，每天早上都會跟打鳥的傢伙去蒙克洛亞(Moncloa)射獵小鳥；下午就玩扔石頭，晚上呢，就拿棍子在住家附近追著貓跑。總之：就是享受著傷害別人這件事。之後，青少年時期就在巷弄裡折磨那些流浪漢或任何的醉醺醺的老婦人；或是去摸駝子的駝背，甚或捉弄癩子。總之，就是以別人的痛苦為樂。

♣

EL SARDINA. — Hombre, ésas son cosas de la juventud.

SEÑÁ ANGUSTIAS. — Cosas de cafres... Si tuviás tú un hijo con joroba, ¿te gustaría que se rieran de él? ¿No te morirías de pena? Pues ca vez que veas a un lisiao, piensa que te está oyendo su madre.

PRIMITIVO. — Amos, Angustias, no te pongas macabra.

SEÑÁ ANGUSTIAS. — ¡Oye: eso de macabra se lo dices a tu suegra!

PRIMITIVO. — ¡No es ningún insulto, señor!

SEÑÁ ANGUSTIAS. — Por si acaso.

艾爾莎爾汀娜：老兄，這都是年輕時的事了啦。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不懂事時候的事...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駝子的兒子，你希望別人也取笑他嗎？你不會痛苦的要死嗎？每當你看到一個肢體殘缺者，就想想你的母親正在聽著你吧。

普利米迪沃：二位大爺，安古斯蒂亞絲，你別這麼陰森恐怖。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聽著，陰森恐怖這檔子事去跟你的丈母娘(suegra)²⁵說吧。

普利米迪沃：我沒有要侮辱人啊，老大！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最好不是。

♣

SEÑOR BONIFACIO. — Y luego, ya de hombres, ¿a qué le llamáis vosotros diversión? Pos a ver destripar caballos en los toros; a marcharse en patrulla armando bronca por los bailes de los merenderos; a acosar por las calles a mujeres indefensas con

²⁴ *二十世紀初，在馬德里街上遊手好閒、邇邇的人。

²⁵ 外國人對於丈母娘(suegra)都有一種不懷好意的意思。

pellizcos y gorrinerías; a escandalizar en los cines y a insultar a las cupletistas. ¿Y eso es alegría, y eso es chirigota, y eso es gracia?... Eso es barbarismo, animalismo y bestialismo. Y hasta que los hijos del pueblo madrileño no dejen de tomar a diversión todo lo que sea el mal de otro., hasta que la gente no se divierta con el dolor de los demás, sino con la alegría suya..., la risa del pueblo será una cosa repugnante y despreciable. Bonifacio Menéndez, ris, ras, rubricao.

博尼法斯奧先生：然後，長大成人後，你們口中的娛樂是什麼？嗯，看馬被鬥牛場的牛公牛刺穿；成群結隊地在午茶店的舞會裡起口角；在街上追著無法抵抗的女人跑，捏他們啊、耍一些卑劣的小手段；在電影院裡吵鬧、對小調歌手講粗話。這就是快樂，這就是作弄，這就是好玩嗎？這是野蠻、獸性、禽獸不如。直到馬德里人民的孩子們都不再以別人的弱點為娛...，直到人們不再以別人的痛苦為樂，否則，這種快樂...，人民的笑聲會令人反感、令人不齒。博尼法斯奧·梅南德斯，哈，哈，就是這麼一回事。

26

♣

SEÑÁ ANGUSTIAS. — Chócate, Boni, que has estao super.

PRIMITIVO. — Bueno, bueno...(Él y EL SARDINA *se levantan*.) Esta Cuaresma te vas a las Carboneras²⁷, te pones un bonete, te encaramas al pulpito, y el padre Calpena²⁸ es un gorrión a tu lao.

SEÑOR BONIFACIO. — Pero ¿es que no os he convencido?...

EL SARDINA. — ¡Qué nos vas a convencer!... Lo que tiene es que yo no te desenvuelvo ahora mismo dos teorías pa pelarte al rape, porque nos están esperando, que si no...

安古斯蒂亞太太：惹毛你啦，博尼，你表現的真好。

普利米迪沃：好啦，好啦...(他與艾爾莎爾汀娜站了起來。) 這次的四旬齋(Cuaresma)你可以去卡邦涅拉斯(Carboneras)修女院，帶個圓帽、站在講道台上，卡爾倍那神父(el padre Calpena)就會像麻雀一樣在你身旁譏嘍喳喳的。

博尼法斯奧先生：但是，我難道沒說服你們嗎？

²⁶ ris, ras, rubricao 在此有嬉鬧帶過的語氣，ris 與 ras 只是為了配合最後的 rubricao 而衍生出的音，rubricao 為 rubricado 的吃音型態，西班牙語動詞 rubricar 有證實、確定、簽署之意。

²⁷ *此指馬德里米蘭達伯爵廣場上(Plaza del Conde de Miranda, 介於主廣場與市府廣場之間)、赫羅尼莫修道院(Convento de las Jerónimas del Corpus Christi)及教堂的修女。常以此“卡邦涅拉斯”命名，因其帶有十七世紀的歷史背景，據傳統，某人突然經過一間煤店，有幾個小孩在玩煤店裡的畫布，他看了一下畫布，發現竟浮現出純潔的聖母(Inmaculada Concepción)。於是以莊重的隊伍帶著畫布到前述的教堂，從那時開始，就以卡邦涅拉斯(此處音譯，原文 carboneras 意為燒炭工、炭商)稱呼此修女院裡的修女。

²⁸ *神父路易士·卡爾倍那·阿維拉(1860-1921)，在當時是很著名的傳道者。

艾爾莎爾汀娜：你竟然想說服我們！現在的情況是，我無法跟你們說的一清二楚，因為有人在等我，不然的話...

♣

PRIMITIVO.—Es verdad, chiquillo; no m'acordaba. (*Mirando el reloj.*) Anda, que son las cuatro y media.

SEÑOR BONIFACIO.—Pero ¿ande vais tan corriendo?

EL SARDINA.—Al solar de Víctor el Mengue, que ha organizao unas carreras de cojos que va a ser morirse de risa.

SEÑOR BONIFACIO.—(*Con asombro.*) ¡Carreras de cojos!...

普利米迪沃：講真的，小子，我早就不記得了。(看了一下錶)天啊已經四點半了。

博尼法斯奧先生：可是，你有這麼急啊？

艾爾莎爾汀娜：大魔王望族維多(Vítor el Mengue)²⁹籌備了一個瘸子田徑賽，一定會讓你笑到爆的。

博尼法斯奧先生：(驚訝狀) 瘸子田徑賽！...

♣

PRIMITIVO.—Na, que ha comprometió al cojo Tranca, a Natalio el Patapalo y a dos u tres cojos más, y hacen carreras pa batir el recor de las dos vueltas con muletas y sin ellas. El premio son doce docenas de pájaros fritos y seis frascos de morapio³⁰ que sufraga Indalecio el de la Corrala.

普利米迪沃：也沒什麼啦，就是張開大腿(Tranca)³¹、划動混亂(Natalio)、木頭腳(Patapalo) 三瘸子還有另外兩三個瘸子都被拖下水，田徑賽的內容是要打破拿柺杖和沒拿柺杖跑兩圈的紀錄。獎品是由住在可若拉(Corralla)街³²的因達萊西奧(Indalecio)先生所提供的十二打的炸小鳥，和六小瓶劣酒(morapio)。

♣

EL SARDINA.—¿ Por qué no te vienes?... Verás qué risa.

SEÑOR BONIFACIO.—(*Sonriendo.*) Hombre, mira: ves, eso tiene gracia... ¡Carreras de cojos!... Y dices que pájaros fritos... (*Vacila.*)

²⁹ Mengue：魔鬼之意。

³⁰ *morapio，紅酒。

³¹ “Tranca”字面意思為「張開大腿」；“Natalio”由 natar +lio 而來，有「划動混亂」之意，而 natar 又是取 nadar 的字面音而來，因此解釋為“划動”；“Patapalo”由 pata +palo 而來，字面意思為木頭腳。

³² “Corrala”由 Corra+la 而來，隱含「跑跑」之意。可若拉(corralla) 是街名，但也可算是最道地的馬德里住家。此類型的房子於十六世紀開始建造，十九世紀是極盛的時期。它的起源是，在當初西班牙有非常多的新移民和勞工階級，到了首都對於居住地的需求，因此建造出了可若拉。現今在馬德里的拉瓦比耶斯(Lavapiés)仍可看到一些可若拉。此類型的房子有點類似中國的“大宅院”，中間是一個大庭院，有點類似小社區，每戶人家的面積不會超過 30 平方公尺，衛生設備則是共用的。

PRIMITIVO. — Tira p' alante. Verás qué tarde pasamos. (*Se levanta.*)

SEÑOR BONIFACIO. — Oye, Angustias, mira: yo voy a acercarme con éstos... No tardo.

SEÑÁ ANGUSTIAS. — Pero ¿serás capaz de ir?... Tú a divertirme con unos desgraciaos!... Pero ¿no estabas diciendo que si el salvajismo, que si...!

SEÑOR BONIFACIO. — Mujer, uno conoce las cosas... Pero, después de tóo, ¿qué culpa tengo yo de que haiga cojos ni de que me gusten los pájaros fritos?... Es el fatalismo humano. Siéntate, que no tardo.

艾爾莎爾汀娜：你怎麼不來？...你會看到有多好玩的。

博尼法斯奧先生：(微笑狀) 老兄，你看：那有笑點啊！癩子田徑賽！...你還說炸小鳥³³... (猶豫狀)

普利米迪沃：往前衝啦！你瞧都多晚了。(起身)

博尼法斯奧先生：聽著，安古斯蒂亞絲，我要跟他們去，我可不能遲了。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可是，你敢去嗎？...你要去看那些悲慘的人為樂！... 可是，你剛不是才在說那有多沒教養，你現在又...！

博尼法斯奧先生：老婆，大家都知道這些道理啊... 但是，講真的，癩子跟我有啥關係？更何況炸小鳥我也一點都不喜歡啊... 這是人類的宿命。你坐下來吧，我不想遲到。

♣

Los tres hombres se alejan riendo. Por el desgarrón de una nube morada brilla un rayo de sol que inunda el lejano cementerio de luz amarilla. La mujer ve alejarse a los hombres, que ríen, y se dibuja en sus labios una sonrisa extraña.

這三個人邊笑邊走。紫紅的雲霧中滲出陽光，黃澄的光芒漫佈著遠方的墓地。這女人看到他們笑著走遠，嘴角露出了奇怪的微笑。

♣

SEÑÁ ANGUSTIAS. — (*Sentándose a la puerta de su casa.*) ¡Qué hombres!... Será que la vida es así. ¡Conoce uno que no se debe de reír del mal de otro, y como si no...! (*Encogiéndose de hombros.*) Bueno.

安古斯蒂亞絲太太：(坐在家門前) 這些傢伙！... 人生就是這樣吧。大家都知道不應該嘲笑別人，要不然...！(聳聳肩) 好吧。

TELÓN 劇終

³³小鳥(pájaros)另一意為「突出人物」。

西語國家遊學趣—南美小國 Paraguay

文&圖：張懿慈 Linda Chang

(El río Paraná 河上飄揚的巴拉圭國旗)



巴拉圭，南美大陸上唯二的內陸國之一。除了西班牙語之外，當地的原住民語瓜拉尼 (Guaraní) 同為官方語言，幾乎人人都可流利地說這兩種語言。相較於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巴拉圭國土地小，人口也少，當地人常常開玩笑地說：「這裡的牛隻比人多。」這點的確是事實。2006 年暑假，在四年的西班牙文學習告一段落時，我決定跟著遊學團拜訪這個可愛的國家。許多人在選擇遊學或留學國家時，巴國通常不是首選，甚至根本連想都沒有

想到過她。然而，她的可愛之處，總要親身一探究竟才得以體會出來。當地一年四季如夏，雖冬天偶有寒流，但大多數的日子裡，只消穿件短衫便可「趴趴走」了。

我在那兒的一個月裡，有超過二十天沒離開過首都亞松森 (Asunción)，這個小城市比起台北當然遜色許多。身為首都，在那兒的購物及交通卻相當不便，店家數少，傍晚後最熱鬧的地方應該就是窯烤餐廳 (Churrasquería) 吧！由於鄰近巴西，在巴拉圭許多城市裡處處可見巴西窯烤餐廳的蹤影，對於當地人而言，是很普遍又不怎麼普遍的用餐選擇。這點怎麼說呢？吃到飽的窯烤餐廳通常收費在新台幣 200 元上下，對於當地的藍領階級而言，並非可以天天享用的美食，因此樹薯 (Mandioca) 製品就成為家家戶戶必吃的主食。

吃在巴拉圭<樹薯篇>

在拉丁美洲除了馬鈴薯之外，另一主要澱粉供應來源即為樹薯（或稱木薯），該塊根作物在大多數西語國家被稱為 Yuca，但樹薯在巴拉圭當地則有個特別的名字—**Mandioca**。



(街邊蔬果攤販賣的樹薯 mandioca)

樹薯家族較常見的成員有：

■ Mbeyú

該字來源為當地原住民語 Guaraní。Mbeyú 是我接觸到的第一個巴拉圭當地食物，用樹薯磨成粉狀後製成的 Q 餅，通常搭配著熱馬黛茶 (El mate) 一起食用。味道較淡，但口感佳，有嚼勁。



(Mbeyú 搭配加糖加奶的熱馬黛茶)

■ Chipa



該字來源同為當地原住民語 Guaraní。同樣用磨成粉狀的樹薯，放進大烤爐做成的，外型像是甜甜圈。半甜不鹹的 Chipa 通常也是搭配著熱馬黛茶或熱咖啡一起食用。大小不一，硬度也不一，一般的 Chipa 如市售麵包的口感；Chipita 則是縮小版的 Chipa，口感較硬，相似於餅乾。

(手中為路邊小販賣的 Chipa)

■ Chipa Guazú

該字來

源同為當地原住民語 Guaraní。Guazú 在 Guaraní 語裡是「大」的意思。這一個樹薯家庭的成員，是樹薯粉加上洋蔥及玉米粉等材料製成，口感和味道相似於較軟的台式蘿蔔糕。

(圖中右下即 Chipa Guazú)



除以上三種樹薯食品之外，在巴拉圭常見的還有炸樹薯以及水煮樹薯，前者像是過硬的炸地瓜條，後者則如同味道很淡的水煮地瓜，纖維都比番薯來得粗。在巴拉圭窮人家吃樹薯，有錢人家也吃樹薯，它實實在在地在當地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喝在巴拉圭<馬黛茶篇>

無論吃甚麼食物，必備的搭配飲品並非常見的咖啡而是馬黛茶 (El mate)。在巴拉圭不喝馬黛茶 (El mate) 就不是巴拉圭人。除了樹薯之外，馬黛茶也是家家戶戶不分階級都會飲用的，主要可區分為以下三種：

■ Mate

用熱水沖泡茶葉，不加奶也不加糖。

■ Tereré

用冷或冰水沖泡茶葉，不加奶也不加糖。

■ Mate cocido

用熱水煮茶葉，之後依個人喜好加入酌量的奶或糖。

(各式各樣可加入馬黛茶的草藥)

當地人說馬黛茶去油解膩的效果很好，因為當地食用大量的牛肉，因此搭配馬黛茶可降

低心血管脂肪。根據所選擇另外添加的草藥種類，可有減輕不同病症的療效。在巴國幾乎人手一個水壺或水瓶 (Termo)，配上馬黛茶特製的杯子 (Guampa) 和特製吸管 (Bombilla)，很隨性地或站或蹲，或走或停，在街上就這麼和朋友輪流飲用了起來。馬黛茶 (El mate) 非常濃郁，空腹飲用有時會引起心悸頭暈的症狀。以我



為例，第一次喝 Mate cocido 是在某購物中心外面的點心亭，雖然加了糖又加了奶，且搭配 Mbeyú，沒多久後仍感到不適，所以我個人建議小口啜飲。馬黛茶飲用基本配備器具如下：

(喝馬黛茶的基本配備：Termo+Guampa+Bombilla)



- Termo，由塑膠或不鏽鋼製的內瓶，外穿上一件牛皮做的外衣，圖案顏色多變。
- Guampa，喝馬黛茶的杯子也可分為好幾種：
 1. 以牛角 (Cuerno) 製成，通常只用來喝冷或冰的馬黛茶 Tereré。
 2. 以名為 Palo Santo 的植物製成，杯子外頭可穿上牛皮也可不穿。
 3. 以金屬鋅鎳銅合金 (Alpaca) 或純銀 (Plata) 製成，也可選擇穿不穿牛皮。
- Bombilla，吸管有許多種類，不同大小及圖案刻花，同樣以金屬鋅鎳銅合金 (Alpaca) 或純銀 (Plata) 製成。

說在巴拉圭

通常我們在台灣所學的西班牙文為 Castellano，但西語美洲各國都有其特殊用語。在巴國當地：

Buenos días 早安，他們通常說 **buen día**；

Aquí 這裏，他們通常說 **acá**；

Allí 那裏，他們通常說 **allá**；

Camiseta 汗衫，他們通常說 **remera**；

Papaya 木瓜，他們通常說 **mamón**；

Fresa 草莓，他們通常說 **frutilla**；

Sello 郵票，他們通常說 **estampilla**；

Fruta de la pasión 百香果，他們通常說 **mburucuyá**；

Melocotón 水蜜桃，他們通常說 **durazno**；

Zumo 果汁，他們通常說 **jugo**；

Servicio 洗手間，他們通常說 **baño**、**sanitario** 或 **tocador**；

Camarero 服務生，他們通常說 **mozo**；

Cocido 在西班牙是指燉牛肉，在巴拉圭則是煮過的馬黛茶(**mate cocido**)的簡稱；

Bombilla 燈泡，在巴拉圭則是指用來喝馬黛茶的吸管。

巴拉圭雖身為小國，國民所得平均也不高，相較於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社會動盪不安，巴國的生活卻讓我感到恬淡悠閒。即使仍有許多社會問題，至少當我一個亞洲人大喇喇走在街上，是可以很放心的融入大家的！首都亞松森雖小，外國人想輕鬆搭公車也不是件易事。第一次脫離團隊跟著淡江西語系幾年前畢業的學姐 Evelyn 兩個人獨自闖蕩，街道上和公車裡的標識少得可憐，就算有，我們其實也看

得霧煞煞。連問哪一站下車，都聽不懂司機那極重的巴拉圭口音，幸虧好心太太幫我們指引，頓時體會到南美人的熱情好客。

(如畫的巴拉那河畔總令人在記憶中流連忘返)



再怎麼完美的旅程，總有令人不滿之處，由於國民所得低，許多小販討生活的小技倆層出不窮。雖不適宜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在此要和大家分享差一點兒上當的經驗。某天下午在市中心看上小販的商品，但因殺價不成，欲打退堂鼓，約莫半小時不到的時間，我們回到同個攤位打算以原價買下紀念品，然而，眼尖的學姐竟發現商品被另一攤品質較差的調了包，我們當然無法當下揭穿他們，兩攤應該是家族企業吧！我們兩個人只得氣沖沖地離開。這是一

段小插曲，我們心存感激，幸虧沒有遇到更糟糕的事。身處異地除了注意自身安全之外，眼睛更須隨時放亮，對於許多小癥結得要提高警覺，才能確保快快樂樂的出門，平平安安的回家！

西語國家遊學趣—熱情西班牙 España

文&圖：陳鈺佩 Olga Chen

2005年，就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當時還年輕的我們都覺得自己已經是高年級的西語系學生，為了不讓自己留下遺憾，於是我和三位好朋友決定攜手勇闖西班牙！

儘管夢是美的，但現實是卻殘酷的。基於預算考量，我們決定只在西班牙待五個星期，現在回想起來真有點兒可惜，因為，我衷心認為，西班牙的生活實在太美妙了！而這短短的五個星期，也讓我體驗到西班牙離我們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遠，只要有心，所有的距離都不再是遙不可及，而這些美妙的回憶，更是永遠不可磨滅。

這趟旅途中，我們規劃了在三週在莎拉曼卡(Salamanca)的語言學校上西語課程，除了上課以外，我們也利用剩下的兩週到各城市自助旅行，其中包含巴塞隆納(Barcelona)、馬德里(Madrid)、托雷多(Toledo)、塞維亞(Sevilla)、哥多華(Córdoba)、瓦亞多利(Valladolid)，所有的行程和景點都是自己安排，一步一腳印的旅遊方式，感覺特別踏實！

到了西班牙，我更加感受到世界有多大，眼界應該要更為寬廣，西語世界的魔力讓全世界的人距離拉近了，來自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朋友們，我們相遇在西班牙，我想，西班牙人之所以這麼熱情，或許是因為他們也認同孔子說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個道理吧！

西班牙有非常多的語言學校，因為非常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親自到那裏學習西語，對西班牙當局來說，那是個廣大的商機，而對於像我們這種西語系的學生

來說，出國的目的，除了觀光放鬆心情以外，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增進語言能力，試試看那種學以致用的美感。

西班牙與台灣，相隔一萬零八百公里，從桃園機場出發，先搭乘國泰航空飛至香港等待轉往歐洲的班機，再從香港搭乘瑞士航空轉往瑞士，再從瑞士搭小飛機直飛馬德里。不同的飛機，有各自的風情，華人空姐溫文儒雅、高貴大方，歐洲空少帥氣成熟、舉止近乎明星，才一剛開始，我們就已經感受到，對！我們已經要到歐洲了！對！我們即將展開台灣人一向都很嚮往的歐洲生活了！

猶記得一踏上西班牙國土，語言學校的工作人員拿著牌子，用羅馬拼音寫著我們的名字，集合完畢之後，便與大家一同坐上巴士，從馬德里前往沙拉曼卡，到了沙拉曼卡之後，接下來的三週，我完全過著如當地人一般的西班牙生活。

沙拉曼卡(Salamanca)位於西班牙中西部的古城，且有「黃金城市」之稱，是歐洲著名的文化古都，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評定為人類文化遺產之一。同時也是一個古老的大學城，擁有西班牙最古老、歐洲第三老的大學，從古至今，都瀰漫著歐式傳統的學術氣質，其所在的卡斯蒂利亞—萊昂省(Castilla y León)的西班牙語，更號稱是全西班牙最標準的區域，是非常適合讀書同時飽覽西班牙文化的好地方。走在街上，整個城市充滿了許多美麗典雅的古建築，店家的招牌寫的是西語，店員、街上的行人、寄宿家庭的家人講的都是西班牙語，置身全西語的環境，逼得我時時刻刻字典不離手，天天都過著充實開口說西語的日子，直到有一天，突然發現我竟然可以開始用超過5句的西語表達我的意見，這一切都已經 vale la pena！

寄宿家庭的體驗更是不容錯過，很幸運的，我的家庭裡有爸爸 José，是一位小學的數學老師，每天都是由他這一家之主來掌大廚煮飯；媽媽 Rosana，剛生完小孩，她說她要專心恢復身材；另外這最可愛的家庭有兩個男孩 Enrique，才5歲，他教我朗誦他的課本還摸摸我的頭，還很大方地把他的螃蟹椅子借我坐；還有一個剛生出來的 Nicolás，總是裸體只包著尿布躺在搖籃裡，這和樂的一家讓我感受到西班牙家庭的溫暖，直到前幾天，我還在跟媽媽聊 MSN，他們仍繼續地收外國學生，而兩個可愛的男孩也都長大了，我想，都過了三年了，或許人事物會改變，但這個家庭帶給我的回憶卻是永遠不變。

想去西班牙嗎？坊間有許許多多的西班牙旅遊書籍，都可以加以參詳，在此就不多加贅述旅遊行程或是一些注意事項，以下提供大家一些到西班牙旅行時的 Tips，讓大家能夠更輕易貼近這個熱情的國度：

日常

1. 在台灣辦一張國際學生證，在參觀博物館或是旅遊景點買票的時候，都可以享有學生票的優惠，可以省蠻多錢，因為學生票相當優惠。
2. 如果很擔心被偷，平常出門不要帶錢包，把錢隨身放口袋(不要放褲子後面口袋喔！)且記得背包的最前面那格不要放重要的東西，因為那是歹徒最容易下手的地方。在飛機場、巴士站、火車站、逛街時、人多的地方時，隨身的包包要揹在

前面，有奇怪的人兜售東西就不要講話快步離開。在 Sevilla 教堂附近有許多吉普塞人拿著小花，你如果拿了他就會硬要跟你收錢，總之眼睛要放亮，看到奇怪的人，快閃就對了。

3. 寄宿家庭通常一星期洗一次衣服喔！要隨時注意衣服夠不夠穿，否則就是自己洗，但有些家庭會覺得亞洲人用水用得很兇，因為我們習慣天天洗澡，但卻不是每個西班牙人都天天洗澡，所以最好還是控制衣量，讓洗衣機洗，免得被寄宿家庭抱怨。

購物

1. 電話卡：在中國商店或 Quiosco 可以買到 Fortuna 或 City Star 或類似的電話卡，都很划算，室內電話打台灣的室內電話可講 200 多分鐘。打電話要告訴寄宿家庭，並解釋清楚此電話卡不會收家裡錢，不然就去公共電話打，只是分鐘數比較少。打回台灣為：撥卡號+密碼+00886+區域碼去零+電話號碼。



2. 在超市購物時跟台灣一樣有價差，Champion 和 El Corte inglés 百貨公司的超市是最貴的，Carrefour 也算貴，Día, Árbol 等超市就比較便宜，但總之，超市的東西，還是比觀光景點的 Quiosco 賣得便宜，所以可以多去超市買東西。

3. 在 El Corte Inglés、ZARA、MANGO 等店家(可累積發票)或是有貼 TAX FREE 的店(有的要當日)消費滿 90 歐可以退稅(食品不能)，跟店員說

要 Tax Free，給他發票，出示護照、填單子(要填英文的台灣地址)，回去時在機場入關前先找蓋章的櫃檯，進去後再到領錢的櫃檯，El Corte Inglés 退稅方式為在百貨公司的櫃檯填資料留下信用卡號碼，在機場蓋章後投入郵筒，錢再退到帳戶。

(El Corte Inglés 大折扣)

吃

通常餐廳 2~3 點都是擠滿人的，建議下午一點到會比較好！

(Pans&Company 潛艇堡)

(簡餐 plato combinado)



1. 基本上在外面吃飯都很貴的，麥當勞一個餐要 5 歐左右，要特別推薦的是一間速食連鎖店名為 Pans&Company，是潛艇堡 Bocadillo 專賣店，是很硬的法國麵包夾上一些蔬菜跟培根或肉類，可以搭

配套餐，就會有薯條跟可樂，是很特別的“歐式麥當勞”。對外食族來說，最便宜餐點莫過於到中國餐廳點套餐，為了配合西方人的飲食習慣，中國餐廳也有以套

餐型式(Menú del día)呈現，當然也有合菜式的，越多人吃越划算。通常在一般餐廳是吃套餐約 8~12 歐，可以選擇第一道及第二道，有的有含飲料或麵包，選擇餐廳時要注意一下；另外還有一種簡餐(plato combinado)，是一整盤有肉、一些薯條和一些沙拉，搭配一杯飲料，約 5-8 歐不等。至於早餐的話選擇就比較少，想省錢的同學不妨到超市買 Colacao (類似阿華田的飲品)泡來喝當早餐，再搭配 Tostada (超市賣的硬土司，硬到跟餅乾一樣)加果醬，非常好吃。



2. **Bebidas**：常見的咖啡加牛奶(café con leche)、啤酒(cerveza)、水果酒(sangría)、西打飲料(sidra)、紅酒(vino tinto)，推薦買 Tío Pepe，是非常道地的老牌子。

(tapas 搭配 café con leche)



3. **Tapas**：通常可以點 Tortilla, Calamares, Jamón, Champiñón, Bacalao(醃鱈魚)、Morcilla(黑米腸有分煎的和煮的), Albóndigas, Patatas fritas, Patata alioli(加美乃滋和辣醬), Empanada, Pulpo, Mejillones, Langostinos 等，不過海鮮很貴，可以先問價錢再點。

以上小提點為自己的遊學小心得，儘管不是每個情況都可以以此相提並論，但仍希望能夠對大家有所助益。身為一般學生，我們並不放棄勇敢追求西班牙的夢想，畢竟築夢無貧富貴賤之分，相信只要堅持自己想做的事，有志者一定事竟成！下定決心吧！走！到西班牙！

西語國家遊學趣—墨西哥

文&圖：陸熙姿 Luisa Lu

溫暖的陽光透過落地窗，斜斜地照進房間，但我不是被暖和的陽光叫醒，我打了一個哆嗦，喔！是乾燥又刺骨的冷空氣，樓下傳來刷地板和鍋碗瓢盆的聲音，我自然地往落地窗外一瞧，是藍色和黃色相間的屋牆，牆上掛著籐蔓植物，石板塊鋪成的階梯，白色油漆點綴的鐵製階梯扶手，牆面上典雅的陶片裝飾，熱情地映入我的眼簾，上面寫著斗大的西班牙文「我家就是你家」(Mi casa es su casa.)，這是在墨西哥的第一個早晨。



兩年前，在一次因緣際會的機緣下，我前往墨西哥進行為期一個半月的志工服務與文化交流之旅。依據地理位置，墨西哥屬於北美洲，不過官方語言是西班牙文的墨西哥卻常和中美洲連在一起，這邊我們先暫且不討論她到底是屬於北美還是中美洲。經過二十三小時的長途搭機，終於抵達首都墨西哥市，我們先前往接待的當地教會，與寄宿家庭見面；接待我們的本堂神父，一頭捲髮，臉上帶點鬍渣，衣著非常隨性，經常是菸不離手，也不忌諱喝酒，與我一開始所認知的的神職人員形象有一大段差距，第一天我就發現「先入為主」的觀念非常要不得，不過也搖醒了我那還在調時差的腦袋：「放開心胸，盡情體驗各種不同的文化吧！我現在人在墨西哥。」

隔天，我們搭乘沒有空調的地鐵前往志工服務的地點，墨國的地鐵系統歷史比台北的捷運還久遠，尖峰時刻還有一節車廂僅限女士搭乘，這是預防擁擠的車廂內，會有「鹹豬手事件」發生，是非常禮遇女性的一項制度。早晨的台灣捷運車廂，上班族及學生們幾乎都是各自聽著隨身聽或讀報，即使緊緊地挨著肩站立著，最後衝進車廂的乘客，只能緊貼著自動門的擁擠程度，卻異常地安靜，但墨國的地鐵可以說是非常「熱鬧」，早晨搭乘地鐵時，仔細聆聽車廂內的乘客對話和叫賣聲也是一種奇特的經驗，「一片十披索，一片十披索（Diez Pesos.）」，他們用奇特地語調叫賣著，墨國地鐵隨時都會有人背著改裝過的背包，內置擴音喇叭，秉持著「好音樂與大家分享」的原則，沿車廂叫賣盜版光碟，透過擴音喇叭的音樂放送，如此整車的乘客都知道小販賣的是哪種音樂類型的唱片，其他如口香糖、文具等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東西也都可以在地鐵裡買得到，而這些兜售小販不乏未成年的孩童或是年輕人，算是地鐵的奇景。

拉丁美洲的國家幾乎都有個共通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甚大，即使身在拉美大國的墨西哥，卻依舊被貧富差距的問題困擾著；稍微仔細觀察，墨國大約是由歐洲後裔（白種人）、混血兒（白人與原住民混血），及原住民這三種人口所組成的社會，不同的人種對於社會地位似乎還是有些影響力，電視連續劇演員、節目主持人、私立大學的學生等，幾乎都是白人的身影；而路邊的小攤販，街頭賣藝的一家人，如上一段所描述的地鐵兜售小販，卻都是原住民的臉龐，他們都是墨西哥人，但是生活的水平，一邊高，一邊低，就像失去平衡的蹺蹺板。

整體來說，原住民家庭的經濟狀況較不佳，但是孩子卻生得多，一個家庭有八、九個小孩很正常，如此便會造成生活品質低落，小孩跟著父母到處工作而荒廢學業的現象屢見不鮮，教育不普及的情況下，也會衍生出較多社會問題，為了不讓原住民孩子永遠只屬於弱勢的一群，因此出現了一些由私人贊助的原住民兒童的機構，主要是提供原住民兒童於平日課後或是寒暑假的才藝學習，類似臺灣的課輔安親班形式，我們前往服務的地點即是如此，而我們的工作主要是進廚房準備中午的餐點、陪伴孩童們上課及活動，課程多元「上山下海」幾乎全包了，從美勞、電腦課到公園踢足球的戶



外活動都有，足球活動是孩子們和機構老師的最愛，但卻是我們學生志工的「噩夢」，雙腳不聽使喚，跑著跑著就打結了；死命地追著球跑，卻只能望「球」興嘆，一個下午的運動，緊接著就是一個禮拜的腰酸背痛...。當然除了跟著機構為我們安排的工作進度，我們也精心準備了台灣文化簡報和太極扇的舞蹈表演，作為一點小小的回饋及文化交流。

舉世知名的眾多古文明中，墨西哥這塊土地孕育了阿茲特克和馬雅文明，在某一個週末的假期，我們一起去參觀了迪奧提華肯文明(Teotihuacán)的遺址，這是一個比阿茲特克文明還要早出現的文明，由於尚未發現其起源及文字等相關遺跡可供研究，也讓這個文明多了一點神秘感，此文明遺址距離墨西哥市中心不算遠，僅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也因此而受到觀光客的歡迎，多半是歐美的遊客；一到目的地後，明顯感覺空氣比較乾冷，本以為僅有眼前一片空曠的腹地，正想說怎麼如此冷清，走近一點才發現，東西南北四個方位皆有許多由石塊堆疊而成的金字塔群（約有二十幾座大小不等的），和原住民圖案雕刻的石牆，而最主要的兩座大金字塔分別是太陽和月亮金字塔，兩座主要的金字塔之間有一條主要的道路，稱之為「死亡之路」，我們沿著這條主軸，並爬上高陡的石塊階梯，先征服了太陽金字塔，再攻頂月亮金字塔，在金字塔頂端，我們稍作休息，一陣微風吹來，即時身旁觀光客絡繹不絕，拍照閃光燈此起彼落，但內心仍感到沉靜，或許是因為這壯觀的景象吧。



除了去參訪古文明，趁著服務工作的空檔，我們去了一趟阿卡葡口（Acapulco），這是一個位於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城市，位於墨西哥市的西南方，乘車約五個多小時，阿卡葡口的海灘曾經歐美人士度假的最愛，不過近幾年來，阿卡葡口幾乎已轉變成墨西哥人海灘遊憩地點的首選，歐美人士（尤其是美國人）有另一個選擇—坎昆（Cancún）；阿卡葡口最有名的景點為 La Quebrada 的「死亡跳水」，是最受觀光客喜愛的一個觀光賣點；這是什麼樣的一項表演？就如同字面上所說的，這是非常危險的表演，一不小心就會發生意外；跳水的人從高聳的岩壁（約有 45 公尺）上一躍而下跳入海中，表演者必須抓準海浪沖進灣口的時機入水，不然很容易因衝撞海底礁石而發生憾事，大部分都是當地的潛水者從事這項賣命的表演工作。



墨西哥是天主教國家，傳統的信仰徹底融入當地的文化，並與發展快速的社會共存，墨西哥的聖母像是皮膚比較黝黑的瓜達露佩（Guadalupe），與一般所認知的天主教聖母瑪利亞形象有很大的不同；教堂就像台灣的寺廟一樣，有繁複建築裝飾

的市中心大教堂，也有隱身在巷弄中的簡易社區教堂，宗教信仰融入當地的居民生活中，神父感覺不像神職人員，倒有些里長管理社區的味道，跟著時代的變遷，年輕一輩的墨西哥人也有很多是不上教堂做禮拜的，對於宗教信仰也不是如此的虔誠。可以說墨西哥人的個性樂天知命，就像藍色和黃色的牆壁一樣令人感到心情愉悅，但是他們不會「嗜錢如命」，其對於金錢的觀念十分隨性，房子尚未裝潢完成不打緊，但是客廳一定要先擺上一台電視和一組音響設備，他們屬於「即時享樂」，比較缺乏儲蓄的觀念，口袋有的就花多少，沒有了再去賺就好；不過我知道，這不是絕對，現在的社會如此多元，自由發展的結果之下，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學。

在墨西哥，整團唯一的男同學，總是被問道：「會不會功夫？像李小龍（Bruce Lee）那樣？」；不懂事的小孩拉高自己的眼尾，站在我們面前，然後一溜煙地跑走；在台灣，似乎大家都有一種默契而心照不宣：不論是旅遊或是有別的目的，想去中南美洲的人，似乎都跟愛冒險畫上等號，大家一致認為「遙遠的」中南美洲，是個貧窮落後且治安不佳的地方，透過新聞或是旅遊節目所呈現出的畫面，即使真實但卻僅能構成刻板印象，無法成為獨一無二的回憶。任何的描述或是主觀印象對國家都是不公平的，因此並不是所有的墨西哥人都吃辣（像我的寄宿家庭就不吃），帶大圓盤帽、聽 MARIACHI（墨西哥民謠），當然也不是所有的華人男子都像李小龍一樣會功夫、女生都像花木蘭一樣有雙鳳眼。在那段時間裡，我擺脫一切的先入為主、現實的困難，即使僅有一個半月的文化體驗與心靈成長，時間短暫，但卻如此的真實，我知道，我得到了屬於自己的記憶和墨西哥印象。

施與受的歡喜

97 學年度 9 月至 98 學年度 2 月止

本系新成立之獎學金如下：

- 「吳啟南紀念獎學金」：吳永祥先生捐助
- 「馮之洵紀念獎學金」：馮竹美女士捐助
- 「黃志忠紀念獎學金」：黃耀生先生捐助
- 「思源獎學金」：林惠瑛老師、曾茂川老師、林盛彬老師、劉愛琳老師、吳寬老師、周麟老師、張茂椿老師、徐台娟、黃任佑、馮竹美、石雅如

捐款：

黃耀生贊助西語系講座十萬元

王明文 捐款三千元整

感謝以上贊助人

「吳啟南獎學金」受獎者：

- 四 A 林暉婷
- 四 B 劉書含
- 四 A 熊佑容
- 研究生 陸熙姿

「思源獎學金」受獎者：

- 三 A 陳琳
- 二 A 蔡佳晏
- 二 A 黃冠瑜
- 三 A 吳羽思